

吾愛吾師
吾尤愛真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9 7715B

目錄

序

(一) 罷課期間西南聯大教授會之文告

西南聯合大學全體教授抗議書

(1)

告同學書

(2)

傅斯年先生抵昆談話

(2)

梅常委談話附件(一)

(3)

梅常委談話附件(二)

(3)

(二) 復課後聯大當局對工院自治會理事之處分

西南聯大常務委員會通知

(4)

這就是「民主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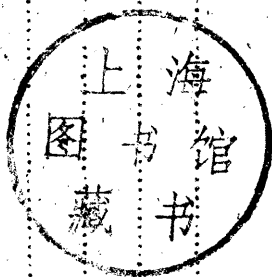
民主周刊(5)

同常委會講理

聯大現代社(6)

聯大四教授告同學書

(6)



聯大自治會通告

(7)

一封沒有公開的信

工院代表團 (8)

(三) 東北問題

聯大一百一十教授宣言

(9)

向達教授一個聲明

(10)

可用的民氣

中央日報 (11)

不惜拚命一戰

中央日報 (11)

昆明學生對東北問題態度

(12)

嗚呼大學教授

聯大剪貼社 (13)

聯大剪貼社同人請罪書

(15)

師道尊嚴

聯大現代社 (15)

百餘教授對東北宣言的內幕是什麼

聯大剪貼社 (16)

東北問題講演會燕雷雨兩教授講詞

中央日報 (17)

讀學界愛國運動

中央日報 (20)

昆明遊行日擊記

小蒂 (22)

張奚若教授對東北問題談話

(24)

從媽媽說起

何無忌 (28)

論歷史觀點

何無忌 (30)

這就是我們的教授

聯大生活壁報 (32)

略論反動教授

羅 邨 (34)

(四) 對西南聯大教授不履行「諾言」的反嚮

聯大教授對李宗黃升官的意見

聯大自治會 (37)

面子

賈 魴 (39)

顛顛、眼淚與良心

林 擘 (40)

師長我要問你

聯大民主與科學社 (41)

小論

林路曦 (43)

致師長們的一封信

除夕社等 (44)

請寬恕我們的直率

現代社 (45)

名詞新詮

聯大電子社 (46)

映影吠聲——致師長的一封信

現實社等 (47)

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

除夕社 (49)

勸傅斯年先生

除夕社等 (51)

爭取教育民主化的開端

聯大民主與科學社 (53)

響應民主與科學社的建議

民主新聞社 (57)

昆明學聯致昆明市全體師長書

(58)

罷課一天

聯大生活壁報 (59)

和教授聯合的問題

民主科學社 (60)

兩代之間

史靖 (61)

暴民政治及其他

文藝新報 (64)

我們要反省

曹日昌 (66)

結語

編者 (68)

序

要說明我們爲什麼要編印這本小書，還得先介紹一段事實，一段沒有公開過，因而也只有少數人知道的事實。

記得去年（一九四五年）昆明學生反內戰運動初開始時，當局一味企圖以暴力鎮壓，指揮特務流氓現役軍人毆打甚至屠殺學生，指使中央社不斷造謠污蔑，同時又組織「反罷課委員會」意圖分化學生。可是這些舉動不但沒有鎮服學生，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憤怒與反抗，引起了社會上更廣大的對學生的同情。於是我們的統治者不得不改絃易轍；在「一二一」之後不久，特務流氓暫時匿跡了，中央社暫時減少了造謠與叫囂，「反罷課委員會」也消滅無聲了。不過這些並不是表示反動的當局對於學生的屈服或休戰，而只是他們改用了另一個戰略，雇用了另一批打手。——他們不再從外面作正面的襲擊，而是從你們自己內部來施行破壞；特務流氓自然得退位了，代之而起的是堂堂爲人師表的大學教授。

我們決沒有借口污蔑人，下面的事實是鐵證：

十一月廿五日晚上西南聯大被圍攻射擊，十二月一日學生被毆打屠殺；當這兩件事情發生的時候，教授先生幾乎都是站在學生一邊，同情學生。雖然當時中央社的謠是造得够了，然而教授們都認爲學生的行動是被迫而起，是正常的。十一月廿九日周炳琳等教授在聯大對學生的訓話，聯大教授會議決的停課抗議是很好的證明。可是不到幾天情形就完全改變了；這裏恐怕得歸功於一位於「一二一」之後不久，與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一同乘機由重慶飛到昆明的吳有訓先生，前西南聯大理學院院長，現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雖然吳先生到昆明的事情對外是嚴守祕密的，然而那時他忙於在各教授間（特別是聯大

理工學院教授）奔走的事實，在學生羣中是一個公開的祕密。果然在吳先生的努力之下，大部分理工學院教授都改變了論調：「學生有背景！」（事情容易理解：中央日報的話教授們也許還不敢相信，可是「一位新近榮任「校長」的老同事的話，又有誰會懷疑？」吳先生說些什麼話我們自然無法知道，不過聯大工學院一位教授曾經公開對學生說：「你們不要以為我們不敢解散聯大，聯大解散了之後，我們不會沒有地方去！」當時傳說這位教授就是已經準備接受中央大學吳校長的聘書的，飯碗問題已經可以毋庸担心！第二位由重慶飛昆明的有關人物是新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兼聯大常委的傅斯年先生。傅先生抵昆次日就對學生發表了一篇漂亮的談話：「殺了我的學生比殺了我的兒女還要使我傷心」，「非待此事了結決不返重慶」。當時在聯大三位常委中傅先生是最先到昆明的，以傅先生年來在國內政治上的地位，是當時在昆明大大小小的人物中惟一能面見蔣主席，報告事實真相，請他「依法秉處」的，可是雖然在各方面的敦促之下，傅先生却不肯上重慶去，理由是「現在我向蔣先生說不了話，因為學生還沒有復課」；許多原來不太糊塗的教授聽了這話覺得也有理，於是對學生說：「你們先復課，復了課傅先生才可以到重慶去說，才能懲兇」。果然「復了課一切好辦」這句話不但有許多教授相信，也有許多學生相信（怎麼會不相信呢？為這句話担保的是傅先生慷慨的說話和他幾十年的名譽人格）——到了今天，自然只好說是：被騙的人太天真了些。

這樣就構成了聯大教授會議中兩種振振有詞的說法。第一派人說：「學生一定有背景，共產黨操縱，不然那裏能有這樣嚴密的組織」？（「能够辦事的都是共產黨」這本來是國民黨官場中的邏輯，不幸我們的教授先生也以同樣的推論方法，認為他們的學生應該是低能的，否則便是共產黨了。）另一派則說：「爲什麼還不復課呢？復了課才好辦！」——這兩派意見明明白白的表示在教授們當時的言論裏，有當時訪問紀錄可查。教授會的情形我們不知道，可是教授會的決議案是公布的：「限期復課」，並且勒令學生自治會「不得干涉上課的同學」（還有教授自動報名替這些同學作「保鏢」呢！）這樣過去「

反覆課委員會——想做而做不成功的事情——分化學生，現在在教授們的幫忙之下任務完成。同時還不斷揚言，要自動解散聯大。

今天我們回顧這一段歷史，不禁要問：教授們這種污蔑學生的言論與中央社的慣技有什麼分別呢？這種欺騙的行爲與政府的種種不兌現的諾言有什麼不同？這種所作所爲除了說他們是志在完成李宗黃，關麟徵輩無法完成的「任務」之外，還有什麼別的解說？

就是在這種污蔑，欺騙，分化，威脅之下，另外一些人害怕，困惑，動搖了。這樣「一二一」運動被宰割，四位烈士的血白流。我們也不要忘記指出：學生復課的代價是取得聯大教授會的一紙諾言：「慘案兇手必須在二月期內受行政上撤職處分，本教授會願以去就力爭。」是白紙上寫的黑字，值多少錢，且看下文。

復課以後：

第一件事情是在罷課期間聯大自治會全體代表大會決議：私自上課同學要受開除自治會籍處分。聯大工學院自治分會理事會執行了這個決議，開除了幾個私自上課同學的會籍，這本來是同學自己的事情，可是聯大工學院教授竟出面干涉，命令工學院自治會收回開除的決定。自治會理事自己無法決定，遂在工學院生活指導組當局監視之下，舉行全體同學總投票，結果仍以大多數通過維持開除的原議。重說一句：這是學生團體爲了維持團體的紀律所採取的行動，完全與學校當局無關。可是結果聯大常委會竟議決處罰工學院自治會三位常務理事，每人記大過一次，小過兩次，且取消貸金，常務理事王君因此而被迫休學。事情本來是全體同學議決的，處罰負責的常務理事，實在太不合理，所以在二月廿八日聯大工學院全體同學決議罷課一天抗議，同時向學校當局請願，要求收回對工院自治會三常務理事的處罰，他們的罷課得到新舍同學的支持，下午自治會召開全體大會，議決全校罷課，要求收

回記過的成命。學生代表與學校磋商的結果，得到協議：由自治會取消開除會籍，學校取消記過。但等到學生復課後幾天，學校當局又臨時變卦，取消自己的諾言。（詳情見雙方文告）

第二件事情，聯大教授担保：「兇手於兩月內要受行政上的撤職處分。」從十二月廿七正式復課這天算起到二月廿七，剛好是兩個月滿期限的日子。在滿限前幾天，政府發表了免兇手李宗黃雲南省民政廳長的職，却同日發表任李宗黃為「黨政考核委員會祕書長」，無論新職是昇是降，這總是與教授會的保證「受行政上撤職處分」相違背的，儘管中國文字有怎樣巧妙，可是「受行政上撤職處分」與「以去就力爭」，這幾個字是沒法狡辯的。再說，如果還有一點正義感是非觀的話，對於這種殺人兇手反而升任要職的事情總也不能不有所表示。如果說話是負責任的，「去就力爭」四個字不是用來騙學生的，那末這個時候也應該有所表示。可是我們的教授先生們居然心安理得，不聞不問，兩個多月來教授會議也始終不召開一次。

第三，如果我們的教授們就此不聲不響了，那至少也表示了他們的自知和知恥，然而就在担保期限滿期前幾天，報紙上居然又赫赫出現了「聯大一百一十位教授對東北問題宣言」。這一次他們是特別敏感了，過去他們自己的學生被人殺害，兇手主謀的證據確鑿。那時候他們是不聲不響；而現在却毫無事實根據，單憑中央社捕風捉影的謠言便大事囂張；發了宣言不算，歷史學家還從小說裏去找「證據」，法律專家以「媽媽被強姦了」當證據。自己學生提出的要求實踐諾言，支援學生抗議的告求盡若無睹，無怪乎中央日報要說「民氣可用」了。

就是這樣一段過去了的事實中，一些值得留下來的文件，我們有幸收集了，編成這本小書。

這樣。就可以簡單的說明我們爲什麼要編這本書：

我們大多是還在學校裏唸書的人。這些教授是我們的師長。我們一向懷着一種弟子對師長的尊崇和敬意來對待他們。並且我們還知道在每一個國家裏，大學教授都居着最高尙的地位，他們的道德和智慧在國家裏是居在最上層。特別是在中國，知識這樣欠缺，道德這樣低落，一個智慧和道德的完人在我們這個國家裏應該是至寶。我們一向是膜拜頂禮決不敢有絲毫不敬。

然而現在，由於我們親眼目睹了上面種種事實，我們是不敢信，然而又不得不信的承認了這個結論：「嗚呼大學教授！」

人之所貴，或者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是在人有理智，有是非和正義感。

「一二一」慘案的是非是明白的，有正義感的人應該站在那一邊也是清楚的。政府不懲兇，學生沒有別的武器，只有堅持罷課，要求懲兇，要求合理解決，這裏的是非也是清楚明白的。而自己已經提供的諾言，說出的話應該算數，這是在人與人之間起碼的道德條件，連小孩子都明白的。——丟開這些正

義道德不講，就算是畜生吧，比較高級的禽獸，當牠們的子女被人殺害的時候，牠們還會哀鳴抗議，還會挺身保護。我們就只求這一點連禽獸也具有的感情吧，可是我們的教授先生們給了我們些什麼？再退一萬步講，姑且承認正義感與理智是衝突的，情感與理智也是衝突的。我們的教授沒有正義感，沒有情感，可是他們該有理智吧！——一個大學教授而沒有理智，誰能想像？然而關於東北問題的宣言，却給我們打開了眼界：大學教授是沒有理智的：沒有一絲可靠的事實根據（順便提起一句，張奚若先生的談話雖然在聯大會遭到五六個人的反駁，卻沒有一個人能提得出一點事實證據，可以推翻張先生的話。）便可以來大呼大叫，拍桌子，流眼淚。沒有一個人能夠承認一個理智清明的人會作出這樣幼稚可笑舉動！

就是這樣，在我們眼裏，一個由理智與德性拚合起來的聖像，爲我們仰望崇拜的聖像，一片片粉碎

下來，成爲一堆我們不敢用適當的名詞來稱呼的東西。我們惋惜，然而自己又無力挽救；我們詫異，然而這是事實；我們不是懷疑論者，然而事實擺在眼前，使你無法否定那些所謂尊榮和令譽；我們不能相信奇蹟，然而不可信的事實偏要在你眼前發生……對於這些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

謹以這本小書獻給：

四位殉難的烈士，這是生者對於死者的告白，裏面混有懺悔和憤恨！

獻給

活着的正在和我們一同向前行進的伙伴們，願我們不要再被虛名和偽裝所絆倒！

一、罷課期間西南聯大教授會之文告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全體教授爲十一月二十五日

地方軍政當局侵害集會自由事件抗議書

近代民主國家，無不以人民之自由爲重，而集會言論之自由，尤爲重要，無此自由者，應使有之，既有此自由，應保障之，充實之，此固社會進步之常理，經世建國之要道，而爲政府與人民所應共曉者也。其在我國，集會言論之自由，載在約法，全國人民，同應享受，大學師生，自無例外，且斷非地方軍政當局所得擅加限制者。乃本月廿五日晚，方本大學學生，與雲南大學，中法大學，及英語專修學校學生，在本大學舉行晚會之時，竟有當地駐軍，在本大學四圍，施放槍砲，斷絕交通。際此抗戰已告結束，舉國方以進入憲政時期，而地方軍政當局，竟有此不法之舉，不特妨害人民正當之自由，侵犯學府之尊嚴，抑且引起社會莫大之不安。茲經同人等於本日集會，全體一致決議，對此不法之舉，表示最嚴重之抗議。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會

民國卅四年十一月廿九日

傅斯年先生抵昆談話

(原載十二月七日罷委會通訊)

傅常委歸來後，罷委會交際股，即派代表二人前往晉謁，傅常委說：「我是二日下午在重慶聽到同學被屠殺的事情時，曉得非回來不可了。四日在機場等了一上午，到昆明已是下午四點，沒有趕到教授會議。今日上午拜訪了盧主席，下午去看關麟徵，我對他說：「我代表學校當局，對於這次屠殺事件，不勝其憤慨，我以前跟你是朋友，現在是站在對立的位置了」。關麟徵說：「那何必，我跟你還是朋友，」我說：「你殺了同學，比殺了我的兒女還要使我傷心。」關麟徵說：「你怎麼說是我殺了同學呢？」我跟他爭辯了一大頓。當代表回到傅常委怎樣進行處理這事件時，傅常委說：「我盡我所有力量依照教授會議所決定的去作，請你們轉告同學們，請他們信任我和先生們，假如我有一點不站在同學的立場上作，我就對不起自己良心的。」代表出來的時候問：「傅常委是不是要等這事情完全解決了才走呢？」傅常委說：「當然！」

西南聯大教授會

告同學書

本校罷課已將屆月。其中所經過慘痛之事實已為國人所共見，本會措施亦屢經決議執行。關於本月一日之慘案，現在除軍負責首腦人員停職處外，本會並請求政府對行政負責首腦人員先行撤職。決以去羈力爭促其實現。關於非法禁止集會之禁令，已於本晚推舉代表與現軍政當局洽商；望其對合法之自由予以尊重。同學諸君心懷冤抑，同人深有同感。但觀察校內外之情勢，如學校早日恢復常態；同學對於政府之要求亦可早日實現。如堅持罷課，則前途演變恐有不忍言者。同人愛護同學愛護學校，本中心之熱誠，經屢次之會議，已請學校定於十二月二十日務必復課。務望同學諸君於是日晨照常上課。其因故不能上課者，亦勿對上課同學有攔阻之舉動。否則，同人在校所司何事。尸位之譏，義不能受，亦當有以自處。謹此忠告，惟同學諸君察之。

聯大「梅常委十二月二十晚對學生自治會理事談話內容」：

附件

今天下午教授會議中對學生自治會代表會所議決之修改的復課條件本身認爲第一條A，教授會已在昨天告同學書中說明，關於本月一日之慘案，除軍事負責首腦人員已經政府先行停職議處外，教授會並請求政府對行政負責首腦人員先行撤職，決以去就力爭，促其實現。B，涉及李關邱訴訟部份，已由法律委員會提起正式控訴。第二條第三條，今天盧主席崔總司令已有聲明，可稱完備。第四條，教授會已發表關於此次事變經過情形之報告，送中央日報等報館登載，除函催各報館照登外，並可印發，廣爲傳播。第五條，撫卹及賠償無問題，地方當局已有聲明，並已由本校呈請政府撥款。

聯大梅常委書面談話 十二月二十二日

卅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今天下午教授會開會學生自治會送來呈教授會函一件並派代表二人到會本人當將函轉交並徵求教授會同意由學生會代表出席陳述意見。

關於請求政府將此次事變之負責行政首腦人員先行撤職事教授會已通過議決案自本日起以兩個月爲求此事實現之最大期限決以去就力爭。

昨日省政府盧主席會來函詢問本校校舍校具損失數目及死難同學家屬住址本校即當復函并將受傷同學姓名及醫藥用費開去。

本月二十日本人會對學生自治會理事會代表面加告誡對於上課同學不得加以阻攔或採取其他行動乃近兩日學生會對於上課同學竟採取行動剝奪同學應得權利殊屬違背學校紀律應迅即自行糾正以後如有此種行動本人決將執行學校紀律嚴予懲處以維持秩序。

二、復課後聯大當局對工院理事之處分

西南聯大常務委員會辦公室給工院學生自治會通知

茲經第三六一次常委會議決：

(一) 本大學工學院學生自治會理事會全體學生復課之後竟復宣佈開除一部份遵照學校佈告上課之學生自治會會籍並剝奪其參加膳團之權利及校方令其糾正又延不遵行最近只以膳團權利徵求工學院學生意見對取消制裁辦法仍復不提殊屬蓄意抗背師長勸導及學校規令該會常務理事王世堂樊恭傑趙震炎着各記大過一次小過二次並於本學年內不准再任學生自治會職務以示儆戒

(二) 本大學應另行佈告誠全體學生凡學生自治會之議決不能與學校之規定相抵觸。

各等語紀錄在卷除佈告外相應函請 查照爲荷 此致

工院學生自治會

國立西南 聯合大學 常務委員會辦公室啟 一月三十一日

▲由第5頁「這就是民主教育」轉來▼

同學們，你們除了對你們自己大不利的罷課以外還有什麼武器，還有什麼花樣？還是現在加緊學習吧，等到一天你們或是有了軍政之權或是作了教授，那時開鎗也好，開除記過也好，那時的學生還不是除了罷課，一無辦法，任你們處置。頂多去把教務處出佈告的人打一頓，因為他是執行的人。趕快學習，這就是民主教育！

「民主堡壘」中的一棟樑已經顯然告訴我們中國將來最高限度的民主是甚麼樣子。同學們，你們還年青，應該學着不要太「理想」，要「實際」，要求「折中」，要「讓步」。

這就是「民主教育」

王 還

(轉載昆明民主周刊)

中國沒有黑白，只有灰色，中國沒有是非，只有半是非。這是「相對論」最好的例子。我記得前些時某法院判一個殺人犯無期徒刑，因為法院不能證明他犯了殺人罪，而又覺得是他殺的，於是不判他死罪，而採取一個「折中」辦法，判無期徒刑。一切求「折中」，一切求「讓步」，不追求一切究竟，這就是咱們大國民的風度！

最近一個被人稱作「民主堡壘」的最高學府裏的三個學生被記一大過兩小過，因為他們在作學生會理事的時候非常忠實地，敏捷地執行了學生全體大會的議決案，就是制裁那些少數不服從大會議決案的同學。本來有教授因為他們盡責而想要把他們開除。而結果，自然，又是「折中辦法」，當然也是保險辦法，記過。

不遵守全體大會議決案的同學，以少數不服從多數的同學，有教授替他們出氣，有教授鼓勵這種精神。同學們，這就是你們所受的民主教育！

解散學生會，自然不民主，於是懲罰執行人，暗示以後作理事的人只要有其名，不要盡其責。警告以後學生儘管組織學生會，通過議案，而不要實行。這就是你們所受的民主教育！

教授說開除就開除，未免有點專制。不過教授既說學生錯，學生怎麼會一點錯沒有？教授說學生是黑的，學生自然至少也是灰的。不然教授的「尊嚴」起見，白的也要塗一點黑。沒有開除就是便宜。這就是你們所受的民主教育！

記過的佈告上有十二月廿六復課以後，學校本「既往不咎」的精神……字樣。可見上次學潮是學生的過錯，是「可咎」的。不過學校寬大為懷，既往「不」咎。這種開學潮，而學校還能「不咎」，非民主而何？這就是的們所受的民主教育！

同常委會講理

聯大現代社

爲了工院自治會常務理事記過的事，我們要同常委會講理！

常委會說：學校要同學上課，而同學們組織起來不上課，並且處分了私自上課的同學。所以：要在同學中間找幾個祭旗的；於是：常務理事倒霉了。

但是，常委們啊！這個對於私自上課同學的處罰，是由全體同學代表大會議決的；其是否執行，是由工院生活指導委員會舉行總投票決議的啊！這與自治會的常務理事有什麼關係呢？

常委會又說了：處罰常務理事，並非因爲他們單獨犯了什麼錯，乃是處罰全體同學的一種表示。那麼，我們願意告訴常委們，當你們的「命令」遭受到全體（或大部分）同學的反對時，你們是應該自我反省的；而且就說是全體（或大部分）同學錯了吧，那些負訓導之責的人們，是不是該有責任呢？

我們的看法是：一，常務理事根本沒有犯校規，所以不應該記過。二，就算是全體（或大部分）同學錯了吧，這也是訓導處或工院生活指導委員會的責任。至少也怪不到自治會的常務理事。

這是我們的看法。我們請同學們評評，請師長們評評。我們也請常委們自己評評！

聯大四教授告同學書

查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在清華辦事處與學生自治會代表及工學院學生代表談話我們四人之最後表示爲：「如果學生自治會自動取消去年十二月間開除一部分同學會籍及剝奪其在自治會一切權利之議決案工學院學生自治會亦同樣辦理正式呈報常會我們以學生會能自動糾正爲理由在常會提請重新考慮工學院學生自治會三常務理事之處分問題」但截至本日止常委會僅接到關於取消開除一部分同學會籍之報告至於恢復權利一節學生自治會尙無正式決定呈報所以關於工學院學生自治會理事處分一事雖經於常委會提出但會中認爲尙無足爲重新考慮之根據應從緩議此致 學生自治會并轉

馮友蘭 潘光旦 查良釗 沈履

卅五年三月六日

聯大自治會，工院代表團聯合通告

三月十一日

關於請學校收回處罰工院三常務理事並恢復其貸金事，理事會工院代表團據歷次交涉經過作如下之說明：

理事會與工院代表團（於二月二十八日）與潘查馮沈四教授商談良久。最後四教授表示其意見主要為取消開除違反代表大會決定自動上課同學自治會會籍事；其次為恢復其權利問題。對恢復其自治會會籍事，工院分會負責人表示可以執行全體代表大會決議，恢復其自治會會籍。至恢復其權利問題，則表示此事有與代表大會決議相抵觸之處（決議為恢復其會籍剝奪其權利）；理事會與工院代表團均無權作主。四教授乃表示一定要恢復其會籍；至剝奪其權利與否之問題，不必于書面提及。唯希望本團結寬大之立場努力做到云云。

當晚理事會第三次會議，認為：四位先生之答覆，對於恢復已剝奪之權利一點，僅僅表示希望；而恢復會籍事，則堅決表示，必須做到。工院分會於當晚召開工院理事代表聯席會議，已按代表大會決議，執行恢復被開除同學之會籍，則常委會亦必可以收回對三常務理事之處罰。故理事會與工院代表團作不罷課之決定。

目前，四教授中，潘馮一先生因事赴下關。理事會與工院代表團正以全力與查沈二先生磋商交涉中。以俟稍有結果，當即向全體同學公佈。

▲由第8頁「一封沒有公開的信」轉來▼

學的一定意見。當時，新舍自治會的理事同我們一起與教授談判。堅持我們也不能擅作任何主張，不過我們一定盡力使事情圓滿解決。但也希望校方同樣去做。我們又要求他們保證，他們說用不着這樣，只要你有所表示，我們就有表示。第三次談判完了。校方的表示就是四教授的那一封信。這就是我們代表團與校方交涉的實際情形。工院代表團啟三月七日

一封沒有公開的信

(編者附註：這封信是工院代表團起草的，內中所敘，都是事實，因為某種原因沒有公佈。)

請位同學：

想同學們都已看到沈，查，潘，馮，四教授的公告，我們謹以赤誠的態度來報告一下當時談判的情形。一切是非，唯同同學公決。

上月二十八號晨，我們代表團首先去見查訓導長，無結果，午後我們又去清華辦事處與沈潘查馮四先生談判，前後共三次，第一次談判(只查沈二二先生在場)因雙方意見相去甚遠，毫無結果。第二次談判(馮潘二二先生在)，圖書館前同學全體大會上已通過無限期罷課決議。同時，新舍自治會的理事從中斡旋，雙方意見漸漸接近。潘先生說：「同學違犯了自治會的法紀，你們可以剝奪他們的公權，但不能開除他們會籍。正如同國民犯了法，國家的法律可以制裁他，甚至於鎗斃他，但不能開除他的國籍。」當時因全體代表大已通過收回開除同學會籍的一項規定，我們當時亦表示願意考慮。但需學校與同學雙方共同進行，意即雙方都要有所表示。當時四位先生對此點，亦表當然贊成。後馮先生潘先生又一再強調：你們對同學可以提出兩項，即：收回被開除同學的會籍與不要剝奪他們的公權。你們對教授會只提出前一項就可以，好讓我們也有所藉口。至於剝奪公權與否，那是你們內部的事，我們不管。當時我們要求四教授予以保證，並予以更具體的答覆。他們以不能作主及師生間不要保證為理由回絕了我們。但他們又表示，只要你們有所表示，我們一定有所表示。第二次談判的結果如此。第三次談判，潘先生說：我們等子開政治協商會議。馮先生說：政協會通過釋放政治犯，你們也應該釋放政治犯了。後來馮先生又說，你們何不以寬大為懷，收回剝奪公權的那一條，讓他們回膳團。就是你們讓他們回來，他們也不見得就回來。我們希望你這樣做。當時我們表示，這個我們不能作主，需要徵求同(下文接第7頁)

三、東北問題

聯大一百一十教授對東北問題宣言

東北是中國的領土，東北問題是世界和平的關鍵。這次大戰既導源于東北之橫遭侵略，而永久和平，亦必以中國完全收復東北為始基。設使中國不能完全收復東北，不但我們抗戰未獲結果，即盟邦與我並肩作戰亦失其意義。國際正義既受嚴重之打擊。世界和平亦失確切之保障。

去年八月，我們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其中若干部份使我們至感失望，然為求遠東之安全，更為維持世界之和平，我們始作最大之容忍，未加反對，只希望此為我國最後之犧牲。萬一對方面于我們這種忍痛默認之條約尚不能遵守甚或更有進一步之要求，我們誓不予以承認。至於雅爾達祕密協定，中國既未參加，應認為對我根本不生效力。

中國領土必須完整，主權必須獨立。關於收復東北，政府必須遵守這一最高原則，儘速完成建國工作，奠定遠東安全基礎，以確保世界之和平。

因此我們要求：（一）政府披露中蘇簽訂條約以來一切有關東北問題的談判經過，並拒絕再作妨害主權的任何協商；（二）政府與蘇聯均應忠實履行中蘇協定，蘇聯應儘速撤退在我東北駐軍，歸還一切工廠設備與資源，不得有超出中蘇條約範圍以外之任何行動或措施。

我們要保持中國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我們希望與世界任何國家合作，我們反對任何國家侵犯中國主權，威脅世界和平，甚望全國人士，不分黨派，一致在維護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原則之下，努力收復東北，增進中蘇邦交，共為世界和平而奮鬥。

聯大歷史系向達教授

一個聲明

「聯大百餘教授對於東北問題的宣言，我也列名於簽名者之中，關於此事，我有應當聲明的兩點。第一，二十三日馮文潛先生拿了油印好的宣言來徵求簽名，宣言原文於雅爾達會議隻字未提，所以湯用彤馮文潛兩先生於簽名後附註意見，以爲應當提到雅爾達會議，並去信說明他們的意見，我簽名時也注明英美對於東北問題的責任，宣言中竟忽略過去。當時以爲宣言係草稿，我口頭上對馮先生說，宣言原文非重改不可馮先生也以爲然。據二十四日報上發表的宣言，關於雅爾達會議，在第二段的末了有二十六個字，輕輕帶過，而於英美的字眼以及英美的責任問題，則根本不予提及，這二十六個字是尊重湯馮兩先生附註及去信而加上去的，而我所附注的意見何以置之不理？我附注了的意見，就是對於原來的宣言不滿意，並且口頭上向馮先生聲明宣言原文須修改後方可用。爲什麼宣言發表時只要我的名字，而不要我的意見呢？我簽注了意見，就是有條件的簽名，不理我的意見，就應當把我的名字取消。第二，拿來徵求簽字的油印宣言原文與在報上發表的不同。這改過了宣言，是誰改的？是否徵求過已經簽名的人的同意？或者至少是否將改過的宣言讓簽了名的人再看一遍？別人不知道，最少我沒有看見過。這些事情我都不大明白，因此我於二十四日上午曾致函吳澤霖先生，要求將我的名字撤消。當再聲明如上。三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可用的民氣

昆明中央日報短評（二月廿四日）

東北問題，向惡之途急遽發展，國人憂心如瘴，以東北旅渝同鄉表示最憤慨，陪都學界行動最劇烈。國立西南聯大一百一十教授昨日聯名發宣言，措詞最警闢，要求最正大。繼此而起之民意表現，必將風發雲湧，日有所聞。

我們對於聯大教授以絕大多數發表主張和陪都各校師生一致行動，教師且居先領導，均表示無限敬意。

愛國運動最為純潔，非黨派之爭，意氣之爭可比，地無分南北東西，人無分老幼少壯，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甲黨愛國家族，乙黨亦應愛國家族，此本常理。故東北旅渝同鄉，陪都學界和聯大教授之主張之行動，無分黨派，應一致擁護贊同，設有例外，便出乎常理之外，不可想像了。

吳文官長鼎昌對遊行諸師生講話，表示東北領土主權倘有絲毫損喪，政府決不惜拚死一戰，這話何等豁豁呈露！

八年抗戰，為的是收復東北，當年決心不惜拚死一戰，就為的是爭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啊！聯大教授宣言，以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為收復東北應守的最高原則，可謂要言不煩，播着瘴

不惜拚命一戰

（昆明中央日報短評）

我們自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起，至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止，苦戰八年，受盡人世間一切災難，我們戰爭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打倒侵略者，保持我們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

現在東方的侵略者打倒了，我們自應迅速的收回我們的東北，因為東北是我們的。國土不容分割，主權不容侵害，我們不容許任何黨派持任何藉口而將我們的東北特殊化。我們也不容許任何盟國持任何藉口來侵及我們的一分主權，來剝奪我們的一寸土地。這理由很簡單，否則我們苦戰八來又為的什麼？

昨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一百一十教授發表對東北問題宣言，要求要保持我們的領土完整，主權獨立，詞嚴義正，聲震天地，我們竭誠擁護此一宣言，當聯合文化工作同志一致響應。

東北領土主權，倘有絲毫損喪，我們更願再度受苦如吳文官長所說：「不惜拚命一戰。」

昆明三萬學生

對東北問題的態度

昆明學聯頃為東北問題發表意見，全文業經廿七日學聯代表大會修正通過，茲將全文轉錄如下：

一、近來東北問題，因蘇聯未能按期撤兵，國民政府進行接收工作遇到阻礙及遼寧等地國共內戰之爆發而日趨嚴重。東北九省危殆，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主權不容外力侵犯，內爭當力謀消弭，東北問題如不能合理解決，將重演全國內戰慘禍，造成國際糾紛，特別是造成美蘇衝突，破壞遠東及世界和平。現在因政府閉鎖消息，未將交涉經過及東北地方真象公佈，引起國民以及國際關心遠東人士之疑慮，以致謠言紛起，我們昆明三萬學生謹以愛國青年立場，發表對東北問題的意見和態度：

一、我們認為我國應確保領土及主權的完整，蘇聯應立即自東北撤兵，美國也應立即自中國撤兵，並不得開入東北造成國際糾紛。反對中國之門戶開放政策，致使中國主權遭受損害。

二、我們要求政府立即公佈中蘇談判之詳細經過。及東北地方實況，以明事實真象。而息國民疑慮。中蘇均應遵守中蘇條約，共維遼東和平，我們堅決抗議雅爾達秘密協定，並認為我國不受任何約束。

三、我們認為中蘇雙方立即組織調查團，澈查張華夫遇害事件，公佈真相，以明責任。

四、我們認為東北內戰必須立即無條件停止，東北問題應用民主和平方式解決，只有使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立即在全國範圍內澈底實行，才能根本解決東北問題，因此我們同意東北耆老莫德惠先生主張，東北政府官吏應由東北人自行選舉。我們同意馬歇爾將軍的提議，應將國共停戰協定實施範圍擴

大至東北各地。
五、我們反對政府與任何國家進行秘密外交。

東北問題是今天遠東和世界嚴重問題之一，此問題如不解決民主統一的新中國就無法實現，和平的世界就無保障。我們不能不重視并特別注意其發展，我們要求將事實真象立即完全公佈，並從速循外交內政途徑合理解決，以免種種破壞國內團結統一，妨礙國際和平合作的不幸事件發生。L（原載三月二日學生報）

嗚呼！大學教授

聯大剪貼社

近日來，由于官方和半官方報紙時時危言聳聽地大吹大擂，「反蘇」之聲日響一日；對於他們這種另有用心的努力，明眼人是看得清清楚楚的。由于消息的封鎖和缺乏，事實上，東北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狀態，國內外各方面對於東北究竟有何種居心，都還在未知之列；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國民黨一面之詞作爲參考，可以；作爲根據，則似乎不太妥當。所以，凡是稍謹慎者，對於東北問題的意見，都取一種保留的態度，不敢貿然苟同一方或響應一方。

然而使人大吃一驚地，首先自告奮勇，對於官方這種居心很難不使人懷疑的宣傳公然起而響應的，卻是我們的百餘教授！

三強祕密處置中國權益是誰都反對的。如果蘇聯確實地對東北有帝國主義的企圖，凡爲中國國民，也是沒有人會贊成的；然而事實上，所謂雅爾達密約，這個「密」字只適用於我們國民而已，對於我們的統治者，這約並不「不密」，在開會時，據說會議情形是隨時通知中國的。後來在簽訂中蘇條約時，按情理說，我們也很可確定我們的統治者是一定看到過這密約的，不然，中蘇條約與雅爾達密約爲什麼竟會相像到出自一個印版似的？三強欺騙中國固是不該，但我們的統治者對於這事一直到現在還在我們國民面前隱瞞，更是不該！對三強我們要抗議，對這個欺騙國民的統治者我們的百餘教授爲什麼卻一點也不表示反對？這是一。

其二是就東北而言，當前的形勢是：山海關內和山海關外美蘇兩雄終日相視，單方面要求蘇聯撤離東北，道理固然十足，但事實上是否做得到？蘇聯會不會顧慮到自己一撤兵，美國兵就立即開入東北，因而東北立即成爲美國及國民黨反蘇之前哨，開門揖盜，悔之已晚。對於蘇聯這點困難，我們的百餘教授似乎沒有考慮到。我們要求蘇聯撤離東北，爲什麼我們不同時也要求美國兵撤離華北華中，以解決蘇

聯撤兵的困難？

在另一方面，國民黨以征服者的姿態君臨收復區，收復區到處是一片官發財民遭災的現象，這難道我們的百餘教授竟一點不曉得？東北人民鑒于這種腐敗現象而要求地方自治，這要求難道不够正大光明？爲什麼我們的百餘教授對於國民黨的收復大加擁護，而對於人民要求自治的合理呼聲卻裝作不聽見？百餘教授的集體見解，照理說，即使不是獨特的，至少也應是公正的，而事實上，我們在讀百餘教授宣言的時候，我們簡直懷疑自己是在讀中央日報的社論！

再就另一角度來看：

我們平時反獨裁爭民主，這是有關整個國運的大問題，比起有關中釀的一部分的問題來，重要性都要大得多，然而何以故；我們的百餘教授在對較小的一面，這般一馬當先勇猛無比，而對大的一面卻那麼畏縮不前，噤若寒蟬？

就在不久以前，我個學生爲了反內戰而被政府殺，被政府打，這事一面是內戰會毀滅中國，反對是國民天職，一面是師生之誼，教授的援助是義不容辭的事，然而我們的百餘教授在那時爲什麼一個也不見？

教授們半勸半壓地叫我們復課，給我們保證：「如三主犯二個月後不撤職，決以去就力爭」如今二個月即將過去，而關犯安如泰山，李犯官階高升，邱犯得意洋洋灘瀆，這正是給我們保證的教授們以去就力爭的時候了，然而我們的教授們事實上對此表現又如何呢？

對於官方的一呼，立即轟然應和；對於這個自己保證以去就力爭的事，我們的百餘教授們卻裝作忘記的樣子，這實在使我們太失望，也太傷心了。

助紂爲虐，奮勇當先，面對真理，顧而却走，爲人師者，應如是乎？應如是乎？

由於對於師長們的敬意，我們不願用什麼不好聽的字眼來作評語，否則，這二個字倒是描摹得很真切的：奴性！

嗚呼！大學教授！

聯大剪貼社請罪書

敬呈者：此次本校百餘教授發表對國是之宣言，本社全體社員曾對該宣言內容作詳盡之討論。並對其中若干論點深感不能同意，當經全體社員一致決議請本社編輯部撰為「嗚呼，大學教授」一文，張貼于本校牆上，同人等初意為以不同之觀點對前項宣言作一客觀之批評而已，本無他意。不料日來風聞有若干師長認為此文有冒犯師長尊嚴之處，因而對本社同人表示憤慨。聞訊之際，惶悚莫名。茲特選派代表前來，敬以學生之地位，向各位師長請罪。敬懇鈞長代為轉致此意，特此敬呈訓導長查。

剪貼社編輯部全體學生敬呈（共四十人）

師道尊嚴

聯大現代社

我們也姑且板起面孔來談一談「師道尊嚴」。

我們認為師道是「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在我者也。」其是否尊嚴，完全因師長們本身的修養及其表現而定。學生們對師長的的態度如何，只是「弟道」的問題，而與「師長」無關。

比方這次百餘教授對東北問題所發表的通電吧：如果他們對這個問題根本未弄清楚，只是由於情面難却或者「愛國不敢後人」才簽的名字，那至少是不負責任的表示。所以無論有沒有指摘，都是有虧師道的。反過來說，如果對這個問題並非不清楚，那就是爲虎作倀，甘心受人利用。這種人將爲萬人唾棄，根本無師道可言了。

百餘教授對東北宣言的內幕是什麼？

聯大剪貼社

同學對此次百餘教授宣言，據記者所聞，綜計有下列諸疑問：

(一) 在政府對東北問題尚未正式表示意見，態度尚在曖昧階段之時，我們百餘向來在其他國事上力持謹慎態度的教授，此次何以僅僅根據英美中一向對反蘇深有興趣之數通訊社之消息或謠傳，即一躍而起，響應何其速？

(二) 向來對國事對民主發表公正宣言，我們百餘教授之大部份皆甚表冷漠，而此次對官方一聲號召，何以一反素性，立即繼中大重大教授之後起而簽名，大名百餘，陣容可其赫赫？

(三) 美蘇在山海關內外之對峙形勢，即短見如生等，亦已洞察。我們認為如果要請蘇聯撤兵東北，亦應同時請美兵遠離華北華中，事方近理可行，何以我經綸滿腹，博學多才之百餘教授，於此點反盲然不知，而專責蘇聯違約，一若唯恐國內反蘇之聲浪不能成爲軒然大波？

(四) 以前昆明諸教授發表對國事之宣言，一向嚴受官方檢扣，一紙之傳，頗不易易，而此次何以宣言甫發，官方半官方各報即以頭條新聞競相登載，中央社爲之廣播，且詳加評論，此點實難令人不生同氣連枝之感。

(五) 平日對國事最關懷，爭民主最熱烈，而言行亦最令人崇仰之數教授，何以此次反不名列百餘教授之間？

記者心存此五疑，久思不解，乃造訪某位此次未簽名且平素素有公正之譽之教授質疑，某教授僅以一語相告，即使記者五疑一時恍然：

「這都是他們黨團搞的！」

東北問題講演會燕雷兩教授講詞

燕樹棠教授講詞

諸位校外來賓，校內同學，最近我病了幾個月，這幾天才上課，今天法學會請我來講東北問題，本來我不想講些什麼，但是我熱血沸滾着，不能控制，所以不能不來說幾句關於東北問題的話。

剛才傅先生說到東北重要性，說到一字一淚，我坐在台下聽着，淚也一滴一滴下，我不單祇是中國人而且是河北人，流蕩到雲南，幾年來有家歸不得？這次戰爭結束，也許能回去，恐怕回去不久又要回來。關於東北問題，我只從法律觀點來說，因為我對於東北實際情形，不如傅先生那樣熟識，東北歷史，比不上雷海宗教授那樣明瞭。

我學法律幾十年，大家也知道學法律是咬文嚼字，我今天也咬文嚼字，供大家作一個邏輯上的研究。東北問題的發生，簡單明顯地說蘇聯侵略中國。最近在重慶，有人說：「重慶愛國運動大遊行，是反蘇聯，是法西斯主義阻礙和平」。加上所謂「反蘇」運動，我是中國人，我反對日本佔領東三省，現在蘇俄侵略東北，等於日本侵略東三省，所以我同樣反對。

我讀了五十年書，嚼了半天，才想出這些話，但是那些沒有知識的老百姓，他們不咬文嚼字只憑良心說：「蘇聯侵略東北，我反對」，昆明漢口重慶各地老百姓也是一樣說，這很簡單乾脆，爲什麼我讀了五十年書，嚼了半天才明白這道理，老百姓不加以思索，便說出來？因爲老百姓心裏清楚，而我們讀書越多，腦子越複雜，越糊塗，這完全是良心的問題，有人懷疑良心是黑或者是白？那我就再嚼也一嚼不出來。在座秦良釗先生與馮玉祥先生是多年朋友。跟着我要說馮玉祥先生的一個故事，有沒有這回事，諸位可以請問查先生。

有一天，馮先生對一班軍官訓話，他說：「你們要愛老百姓」。訓話完了，有一個軍官問馮先生。

他說：「總司令我們爲什麼要愛老百姓？」馮先生不耐煩便答：「老百姓是你的爸爸，你應當愛你的爸爸！」那個軍官因爲服從命令，便不再問。

我說：「中國人愛中國人」，假如以科學方法，運用科學名詞的話，我可以引用心理學的名詞「同類感」英文是 (Sympathy)，最近昆明英文相當時髦，我學了數十年的英文，也不妨用一用。

如果有人懷疑東北問題，無論在雜誌報章或口頭問我，我現在很簡單作一個答覆，但以後不再答覆。請在座諸位父老同學，代我答覆。

你們常常聽見人說：「北方人是高大粗黑」，幾年來，我因爲營養不足，既不粗又不黑，不過我是北方人，所以說幾句粗話，在座有高雅人仕，請不要見怪，我用簡單的邏輯作一個答案，答覆對東問題懷疑的人。

我學馮玉祥先生的口吻：「中華民國是中國人的媽媽，馮先生說。老百姓是當兵的爸爸，我說：「中華民國是中國人的媽媽」這樣說相信無人反對，再說：「每個中國人愛中國，好像每個兒子姑娘愛他們的「媽媽」，這他沒有人反對。蘇聯侵略東北，就是強姦中國，就是強姦每個中國人的媽媽，媽媽被強姦，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起來反抗，愛他的媽媽，被強姦的時候，還要加以討論，研究研究，看看法律條文才捉姦，然後送到法院，請法官審判，這是合理抑或不可理。強姦那什麼也完了，我感情太衝動不能再說下去，否則我的眼淚滴下來。

雷海宗 教授 講詞

爲什麼我們說：「沒有東北就沒有中國」？也許有人反駁說，沒有東北仍可以有中國，我們要明白現代化的國家所最主要的是資源。我國資源大部份在東北，例如鐵礦在東北極豐富，沒有東北，便沒有鐵，沒有鐵，那邊談什麼現代化？東北不但是大的資源，而且人口不稠密，全東北只有三千萬人口，假

如以長城以南做比例，東北人口增加三倍增到一萬萬，生活仍是豐富。

東北是藏着豐富資源的，中國以外的國家，總是想要這塊地。日本固然在內不必多談，帝俄在過去及現在經營東北的作風和方法，看不出有一點分別！當英法聯軍進攻我國的時候，帝俄與清政府說，代清政府設辦法，使英法不致欺侮清政府過甚，半祕密的在一八五八年與清政府訂立條約，以黑龍江以北到外興安嶺，送與帝俄作為酬報，但是帝俄仍不滿足，到一八六〇年，要求烏蘇里江，其實所謂協助，實在毫無根據，不過乘機搶去這很大的地方。其次，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中國戰敗，割去遼東半島給日本，蘇聯聯合法德力量，威脅日本退還遼東半島給我國，幾年後，蘇聯以租借旅順大連之名義，把遼東半島取去。

庚子年，俄國由西伯利亞進兵佔領東北不遑兵，我國以外交方法，以國際力量壓迫蘇聯退兵，蘇聯因壓力太大，口頭答應退兵，有時只退幾個兵，而又添幾個兵，退幾里又進幾里，或者要求新的條約，那經營東北的作風始終不變。到日俄戰爭發生，日本戰勝，日蘇瓜分滿洲，南滿屬日本所有，北滿屬蘇聯所得。第一次世界大戰，蘇聯勢力衰弱，表面提倡退回中國一切權利口號，實際上除海外法權之外，仍保持所有。後來國際地位較差，仍勉強原有，但蘇聯始終不忘記他的政策。第二次大戰，蘇聯總想把所有帝俄喪失的利益收回來，在可能內更加以擴充，戰後在歐洲方面，則足以證明在一九四四年俄國有回去東北的趨勢，蘇聯一個小說作家，作了一本小說，叫做「旅順」，一共長七百頁，小說內容，述及日俄戰爭情形，極力提倡愛國主義，其中用的字句，中國人總有點看不過，他說：「日本侵略我國（指俄國）把我國太平洋海口搶去！」在那時，蘇聯對文字著作極嚴厲檢查這本小說：不但不被檢查，並且七百頁這樣多，同時翻譯成各國文字。流行全俄國，其用意可知，這是對國內輿論及人民作一種準備回到東北的暗示。

第二年（一九四五）作國際間的準備要求英美許可蘇聯收復東北利益，祕密地簽訂雅爾達條約，羅斯福作惡人勸我國政府接受雅爾達條約，同年八月十四日，我國與蘇聯簽訂中蘇條約，這條約完全根據雅爾達條約而成，依據中蘇條約，蘇聯在東北有各種特殊權利，但是蘇聯要駐兵，東北主權仍在我國手中，可是蘇聯不但不退兵，在幾個月裏，東北情形越來越複雜，作底及政策毫無改變，假如我們勉強下一個結論的話，現在是強權爭奪的世界，無論那一種論理政見主義，在國際間絕不會發生作用，只有侵略弱小國家，擴充自己力量，然後發生國國際間作用。

（原載二月二十六日昆明中央日報）

二月二十六日昆明中央日報社論

讚學界愛國運動

正如第一次大戰結束後的六個月，在當時的首都發生了「五四」運動，第二次大戰結束後的六個月，在今日的陪都又發生了一二二二運動，兩次都是中國學界最光榮的愛國運動。動機最純潔，目標最大，行動最自然，所贏得的國內與國際的同情也最普遍。如果勉強兩相比較，我們恐怕只有承認此次的運動較上次尤為必需，尤有必然性，上次我們以戰勝國之一的資格，在戰後發現自己領土主權的一部反被一個同盟國剝奪，國人的憤慨如何，可以想見。但上次我們是不勞而獲戰勝國的資格，我們始終並未出一兵一卒，去向敵人作戰。此次情形大不相同。我們在所有的盟國中，是作戰最早最久的，忍受的痛苦與遭受的損失是最重最大的，在第二次大戰的前半期，我們毫無愧色的說，我們是在替今日所有的重要盟國擔禍的。以如此一個會為大家犧牲的一個戰勝國。又歷史重演的眼看國家命根所在的東北要被一個盟國據為已有，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此次陪都學界愛國運動的空前熱烈與「五四」相較，有過之而無不及也。正是因為事態已經嚴重到萬無可忍的地步。事態如此，學界就毫不猶豫的有與事態相當的壯烈表現，學界的純潔在此，學界的可讚也就在此！

一個完全出於自發的示威運動，而能規模如此之大，情緒如此之烈，是中外所僅見的。本月二十二日晨，陪都二十一校的學生二萬餘人，七時自沙坪壩整隊出發，步行二十里，十時進入市區，沿途步伐雄武，秩序整齊，市民萬餘空巷熱烈歡迎，學生與市民交呼口號，應和自然。遊行大會對世界，對同胞，對蘇聯，對史達林，對東北同胞，對中共，分別發表宣言，作全國的喉舌，為全國人民發出多日以來鬱積之氣。北碚，歌樂山，青木關一帶的員生，步行遠至八十公里的路程，中途度夜，二十三日方抵渝市，員生八千餘人，向陪都，向全國，向世界發出確保東北的呼聲，此種呼聲，相信是必能傳達全國，傳達整個世界的。

青年感覺最敏，顧忌最少，所以學界愛國運動中，學生的表現最為熱烈，但出面行動的卻不限於學生，遊行的行列中，有教職員與校友。同時，當然處在領導地位的中央大學，其教授會與助教會聯合發表致蘇聯政府電，致英美蘇政府電，上國民政府電，為東北事件告各黨各派書，四項文件，用比較沉着

的方式表達青年學子同樣的愛國熱誠。

此事本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事，若只限於陪都，即將成爲不可解之謎。果然，上海大中七十二教校的學生一萬餘人，也於二十三日遊行請願。至於舉國注視的昆明，此次算是由中年人一度領導了需要熱情的運動，西南聯合大學教授一百一十人，佔該校在昆教授的絕大多數，於二十三日發表了一篇措詞警厲的宣言，以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爲我們收東北的最高原則，要言不煩，可謂用最簡單清楚的文字，表達出全國人心中一致的要求。以上種種，我們相信僅是愛國狂潮的開始，不久之後，學界的愛國巨流必可流遍全國。

一個深可注意的現象，就是對於最近的學界運動，全國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只有稱讚欽敬，絕無批評反動，因爲面對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是容有異見的，也是不會有異見的。學界出離校門而發動，有時得人同情，有時不得人同情，可以完全得人同情的只有愛國運動。愛國運動動機純潔，即或不幸而引起越軌行動，社會仍然樂意的原諒。若非愛國運動，即或始終有條有理，也難免招致外人的懷疑。只有愛國運動才能使內部完全一致，任何其他的運動，最少要引起無謂的糾紛，再不幸時，甚至可發生，摧毀學校的惡果。往事歷歷在目，任人皆知，無需贅述。

並且再進一層，我們可說社會不只必定完全同情學界的愛國運動，同時也希望學界作愛國運動的領導。愛國之心，人無二致，但因中國社會組織欠缺，知識落伍，所以多數人雖有此心，而無此力，很自然的希望住在有組織的校園中的知識份子，在民族安危的關頭出來領導。由此點言，愛國運動已成爲學界不可逃避的責任。明乎此理，「五四」運動與「一二·九」運動的贏得全國的同情與響應，就不難解釋了。

抗戰八年，學校員生所受的痛苦往往超過其他人士，但當國家民族需要他們時，他們仍是理直氣壯的出來領導愛國運動，這是使一般人最受感動，最表欽佩的。只此一點，已足使我們樂觀：中國是有前途的！

（附論：本文草就後，獲昆明市各校學生及愛國市民大遊行的消息，這正如文中所料，愛國的洪流要流遍全國。昆明以遠小於陪都的一個城市。在其地方所沒有的困難情形下，一個完全出於自發的愛國遊行，竟能有五六千人參加，我們站在昆明市民的立場，感到深足自豪。昆明並沒有白受全國注視，我們謹向昆明市民與學生青年致敬！）

講演還沒有完，便有人慷慨陳詞的說：「重慶可以遊行，上海可以遊行，難道我們不能？」台上主席連忙發令：「要遊行我們就走！」

果然走掉一大半人，原來大半人真是來看戲的。

說時遲，那時快，掌旗的人早已出了校門口，待了好久，不見隊伍上來。剛才走掉的人現在站在路兩旁，嘲笑自若，照樣看戲。首領們急了，大叫：「來遊行啊！」「歡迎參加！」「是中國人都應該參加！」

「凡是中國人都要參加！」「不是漢奸的來呀！」「不參加就是漢奸！」

仍然沒有人參加。好容易「民衆」來了，「公會」來了，隊伍開始出發，首尾長達二三十丈，參加人數達五百餘，憲兵導其先，警察殿其後，吉普車在旁指揮。有人喊口號，有人寫標語，有人唱松花江上，有人唱義勇軍進行曲，老百姓互相詢問：「這是搞那樣的？」

富「創造性」的標語有：「沒有東北就沒有自由！」「沒有東北就沒有民主！」等等。經過新華日報館門口，有「狗」要打，終於被人阻住了。大隊到了護國路，還剩下五十排，首領們為壯觀瞻起見，把隊伍五人一排變成三人一排。

半途上遊行的人竟然集體開小差。五百人，三百人，二百人，終於只剩下首領們駕返聯大了。二十六日昆明中央日報上說這次遊行有五六千人參加。（讀者不必驚異，雲南日報說八千人哩！）而且一出校門即有「陰謀份子企圖破壞」云云。

三、

二十六日，聯大裏面法學會同學貼了一張啟事：質問昨天開這個會是誰的意思？為什麼要請軍警來「保護」？要求開全體大會來改組「包辦式的幹事會」。陽光社出了一版漫畫。其中有一幅畫叫做「人的悲哀」，描繪一個演講會的情景，台上有人有「狗」，台下有人有「狗」，（「狗」都是穿人服的）、人驚異的望着「狗」，好像在問自己：「我怎麼能和牠為伍？」

向達教授也出了一個聲明，說報上發表的聯大教授宣言和他簽名的油印原稿不同，所以他要求將他的名字取消。同時市府給各中學的遊行命令，已由聯大同學得到，公布在聯大新舍的民主牆上。

（轉載重慶新華日報）

張奚若教授對東北問題談話

提綱挈領的講，現在所謂東北問題是國民黨所放的烟幕，想叫人注意外交問題而忘記了內政問題。在作用上，好像是向你眼睛撒一把土，使你看不清楚，他然後再從中取巧。

具體的講，這幾天許多人所談的東北問題包括着下列幾個問題：

第一是蘇聯撤兵問題。按照中蘇條約的附件，蘇聯答應在十二月三日撤兵，後來沒有撤，是因為中國政府請求他不要撤，這是因為內政問題，這是怕共產黨要跑進東北去的緣故。所以去年有一週時期，中央日報老是怪蘇聯，怪他們說好不撤兵，怎麼又撤了呢？那時候中國政府是惟恐蘇聯撤兵，跪在地上眼淚汪汪的請他不要撤。當時蘇聯答應延到一月一日撤退，可是屆時自己仍舊不能開進去，只好再請他延期，又是眼淚汪汪的懇求，蘇聯於是又允許延到二月一日撤兵。以全部時間論，從十二月三日到現在還不到五個月，其中有兩個月的時間是我們政府請求人家不要撤的，這個我相信大家總還沒有忘記。所以這兩個月的時間應該由中國政府負責，應該寫在國民黨的賬上，蘇聯只能負最近二十幾天的責任；而實際上重慶發動輿論攻勢是開始於二月十五日左右，只因為蘇聯遲撤了兩個禮拜，國民黨就這樣急了。

蘇聯為什麼不撤兵？這問題中國政府一定已經向蘇聯提出詢問；照常規講，蘇聯也一定提出答覆，可是為什麼到現在這答覆還不公布？若是沒有答覆，也應該告訴我們沒有答覆。交涉經過一點不公布，却策動輿論攻勢和民衆運動，請問這把人民，把學生，把教授，究竟當做些什麼東西？我猜想蘇聯或者是以美軍撤退為要求。現在美軍不但不撤退，反而節節推進；（今（二十七）日早晨報上載蘇聯宣布自本月十五日起已經開始撤兵，但是仍舊提到美軍撤退的問題，說是在美軍撤退之前撤退。這樣說，好像蘇聯這二十多天所以沒有撤兵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美軍沒有撤。不過這是我的猜想，並沒有事實根據。

因爲政府沒有發表關於這問題的正式消息和事實。現在中國政府不肯發表蘇聯的覆文，不肯發表交涉經過，不知是什麼緣故，也許是因爲牽涉到美軍撤退的問題。蔣介石政府最害怕的是美軍撤退，因爲美軍在中國可以替他撐腰，可以延長國民黨的壽命。

歸結一句話，關於蘇聯撤兵的問題，前兩月是因爲中國政府請求延遲的緣故，近二十多天來的事情真相不明，無從下一定的斷語。

第二個問題是所謂蘇聯把很多東西從東北運走的事情。直到今天之前，我們並不知道事實的真相究竟如何，記得去年十二月間美國時代雜誌（注意：這是到處替中國政府說好話做宣傳的美國雜誌）載稱它的記者親到東北錦州等地查看過，謂蘇聯並沒有把東西搬走，與中央社的傳說不符。總之，一直到今天以前，事實真相如何，我們並不知道，可是大家都說蘇聯把東西搬走了，重慶昆明羣衆遊行及中大，西南聯大教授的宣言中也都提及此事，我真不知道他們根據的是什麼？到今天俄國人發表聲明了，說是搬走若干東西是根據三國協定，並且說是與製造軍火有關的東西。但是這是在今天，遊行和宣言都過了數天之後才有的聲明，在今天之前，我就不知道這些教授先生們是根據些什麼，難道政府給他們有特別的情報嗎？

第三個問題是張莘夫究竟是誰殺死的？我不知道。俄國人可以說這是中國共產黨殺死的，那末這便是內政問題，與俄國無關。我不是說一定是俄國人殺死的。我沒有事實根據，不敢這樣說。不過一直到今天事實究竟如何，政府是密而不宣，却由私人到處大呼大鬧。這成個什麼樣子。我覺得凡是行動總要根據事實，依我的分析，這些事情到今天止，都是沒有充分根據的，用不着什麼「重慶大遊行」，「昆明怒吼」這些動作的。

還有一件事情是關於雅爾達密約。雅爾達密約究竟應不應該反對，這是另一問題，我現在暫且不談。不過假如說要反對這密約的話，那就必須連帶的也反對，並且先反對根據這個密約而訂立的中蘇條約。

。因為雅爾達密約是外國人拿中國的領土來訂協定，是美國爲了減少自己的犧牲，得到蘇聯的幫助。戰後日本，而犧牲了中國的利益，這可以說是取巧，也可以說是慷他人之慨。但中蘇條約却是中國人自己訂的。那是幹什麼？雅爾達密約在當時我們雖然不知道，但是蔣介石先生却不能說是不知道；豈但知道，實際上中蘇條約就是根據雅爾達密約而訂立的。所以如果要反對雅爾達密約，就得先反對中蘇條約，換句話說，要反對人家的政府，還得先反對自己的政府。

不過我本人並不反對中蘇條約，因為這條約是無論誰當權都非訂立不可的，現在還是強權外交，誰叫我們中國是個弱國呢？我的意思是：從邏輯上說，如果要反對雅爾達密約，就得先反對根據這個密約而訂立的中蘇條約。這是一件事，並非兩件。如果外國政府不對。中國政府當然更不對了，爲什麼大家現在對於外國政府大肆攻擊，而對於自己的政府連一句話也不說呢？這是不敢呢，還是因爲心痛捨不得呢？

以上是講這十幾天來由重慶推動的反對蘇聯的運動。這種運動所根據的事實都是中央社多半不可靠的消息，我對於這些事實並不明瞭，聯大一百一十位教授雖然發表了一個宣言，但是對於事實我知道他們也像我一樣的不明瞭。對於事實不明瞭，就這樣大喊大叫，好一點說，這是感情用事；壞一點說，難免是受人利用。難道近來在聯大生活的人還不知道中央社的消息是靠不住的，十一月二十五日那幾天的事情總還該記得。前天昆明的中央日報的短評說「民氣可用」，這意思難道還不清楚？人家就是要利用你，這還用得着多大的聰明才可以發現嗎？

一個大學教授在治學問的時候，總得要有事實證明，結論才能成立。治學的時候是這樣，何以談到國家大事的時候就不是這樣了呢？理智到那裏去了？習慣到那裏去了？報紙上說那天聯大演講的時候還有幾位教授落淚。我真不懂眼淚是不是可以代替事實？我們對於東北問題所急切需要的是事實，不是眼淚，除非這些教授先生們以爲眼淚可以代替事實。

話又得說回來，我並不是說實際情形一定不是這樣糟。我沒有事實根據，我不敢武斷的說。不過假如說蘇聯真的不準備撤兵，真的把東西搬走，真的主使殺死張華夫，再假設蘇聯真的有計劃不退出東北，那末在現在這個階段，中國政府是應該採用適當的，謹慎的外交上可能的方法和手腕來應付這個困難局面，決不應該利用學生教授和無知之徒來叫喊，遊行發宣言。這種辦法是會使局勢更惡化的，是要對國家不起的，因為在現在這種強權政治的局勢下，不是空嚷嚷所能嚇住人的。總而言之若是情形並沒有像中央社和國民黨反動份子所傳之嚴重，那這幾天的辦法簡直是胡鬧；萬一不幸情形真的是這樣嚴重（我看不像），這種鬧法便是有害無利或害多利少了。

對於最近這些事情，我無以名之，只好叫牠是「新義和團運動」。庚子年的義和團，也是有一片純潔的愛國心的，不過他們的知識太差了，以為只要把東交民巷的幾個外國人殺死就好了，實在可笑可憐。現在那些不用腦筋的年青人和給理智放假的大學教授，究竟有沒有比他們高明呢？在我看來，新義和團還比不上舊的，因為舊的雖然也有人指使，但是比較總算自然得多，而現在的却是極不自然，完全是國民黨的反動份子所策動的。他們想以外交上的問題來達到在內政上轉移視線的目的，而且舊義和團只是些鄉間無知愚民，而現在的新義和團却大部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甚至洋教育的！

（原載第六期學生報）

從媽媽說起

何無忌

最近在御用的中央日報上，讀到法律教授某先生的宏論，「媽媽論」。某教授聲稱中華民國為媽媽，媽媽被強姦了難道還要我證據什麼什麼的才抗議，才什麼什麼的。最後，他說不下去了，哭了，老淚縱橫，沒有保存原文，大意是如此。

噫中華民國為媽媽，某教授引經據典說是根據馮玉祥將軍的嘍老百姓是士兵的爸爸而來的。老百姓當然是士兵的爸爸。古時候，原有父母官之說，地方縣老爺自居為民父母，把人民當子女，要打就打，要殺就殺，重有王法，輕有家法，家庭倫理和政治合一，天皇聖明，臣罪當誅，官爸爸官媽媽的讓風聲在大！

只是，可惜，真不該，辛亥革命把皇帝革掉了，家天下的理論在表冊上也銷燬掃跡了。直到今天，才由某教授發懷古之幽情，把它揮出來，棒出半邊，丟掉爸爸，拾出媽媽，以便被某教授所指責的敵人——蘇聯強姦，要不，爸爸無法被強姦，爸爸媽媽都抬出來，也無法「意圖」使人強姦！

只是，可惜，我們雖然不愜法律，仍然不能明白某教授的「宏論」和苦心！

第一，我們不大明白，據說人民是民主國家的主人，人民既然是主人，中華民國又如何會成媽媽？即使某教授唸過洋書，說國家是險性的，那也只能是媳婦，如何會是媽媽？中華民國這一名詞被喻成媽媽，人民只能當兒女了，被打被殺，以至闖進學校丟手榴彈，爬上主席台大演全武行搶奪主席都是天經地義了。

第二，即使某教授在法律上找得出中華民國是媽媽的條文來，強姦的情節也未免太離奇，某教授所指責的姦夫是蘇聯，我們也不大明白如何強姦？如何姦法？照法律說，強姦得僑本夫或本人指告，我們要問本夫是誰？本人是誰？一個國家總得有個政府，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情報司司長何鳳山的聲明，某教授見過了吧？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先生在上海答記者的談話，某教授見過了吧？姦的影子沒有。

強的影子更談不上，教法律的某教授該明白法律上的誣告有什麼處分？在道德上嚐味自己的媽媽被強姦，是不是够起碼做人的條件？

第三，即使照某教授的「媽媽」邏輯推，雅爾達密約要不得，蘇聯太豈有此理。問題是密約中說明關於中國東北部份由故羅斯福總統負責通知中國蔣主席，通知了沒有呢？中國政府承認了沒有呢？看看去年八月十四日在莫斯科訂定，八月二十五日在重慶簽字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就明白了，明白的說，照某教授的媽媽說法，去年二月十一日的雅爾達密約受爭，她的產兒就是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照某教授的強姦說，有點說不通，即便算是「姦」吧，在法律上的術語怕也是「和姦」，強姦是用不上的。要不然從去年二月十一日「姦」以後，還由美國羅斯福總統通知，到八月十四日有半年，被姦的人不該不知情，怎能說強？如知情，半年不抗議，而且幾次三番跑莫斯科去求情，又如何能是強？既然不是強是和，那末，照某教授的法律常識說，和姦的雙方在法律上該怎麼辦？你對你媽媽的姦夫抗議，對願意和姦的媽媽怎麼辦呢？

第四，照某教授的說法，蘇軍在東北的延不撤退也算「強姦」吧？這問題請某教授查查貴黨的中央日報，是誰要求蘇軍幾次三番暫緩撤退的？為什麼要求蘇軍延緩撤退的道理，某教授大概極明白吧？而且，還要請某教授再弄清楚事實，在多大被強姦的第二天第三天，貴黨的中央日報不是有莫斯科和長春的廣播嗎？那裏說蘇軍已於一月十五日開始撤退，你又如何說呢？

最後，我們請教某教授一個法律上的問題：

第一期着眼睛瞎着良心被牽着鼻子，一口咬定大家強姦你媽媽，蘇軍侵略東北，侮辱友邦，破壞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法律上在道德上如何辦？

第二期中蘇條約保證中國東北領土主權之完整，蘇軍去年十二月三日要撤，被殷勤挽留，今年初要撤，又被挽留了，到今天蘇聯不但沒有說不撤，而且已經在撤了。你媽媽好端端在這兒，而你這學法律的教授兒子硬說她被強姦，被侵略。侮辱國家，侮辱中華人民，在道德上在法律上如何辦？

願讀了五十年書的某教授何以語我來！

（原載七首文藝叢刊第三期）

論 歷 史 觀 點

何無忌

在御造的「全國性」的反蘇空氣中，平時，三絨其口，口口聲聲「天皇聖明，民罪當誅」的許多歷史教授，好容易抓得了機會，也許，還不如說，好容易有這樣一個御造的機會，來賣弄他們積陳幾十年，霉得發黑的「歷史觀點」罷。一犬吠影，百犬吠聲，養狗千日，用在一朝，大發其史學宏論，從歷史觀點證明蘇聯是百分之百的帝國主義，從中西文化之演變中，證明蘇聯是百分之百的帝國主義，並稱此次之東北事件，即其帝國主義者之侵略野心表現云。在另一張造謠報的報導，這位名史學教授的話，記成了以歷史觀點評述蘇聯是換湯不換藥之帝國主義，並抨擊中共將內政與外交混為一談之謬誤解釋云云。總之，百分之百也罷，換湯不換藥也罷？這位歷史教授的論點是歷史觀點。

够了，雖然幾張造謠報也似乎有點害羞，沒有把這位名教授的講詞全部刊出，只舉出他的歷史觀點，好罷，我們就來談歷史觀點！

第一，記得向一張造謠報上還刊載過另一位名教授的宏論，還帶着眼淚鼻涕，觀點之不足，以涕淚代之。雖然不明白這次主張天皇聖明論的這位教授是否也以涕淚濟論點之窮，不過，明白地可以看出，這位教授是同一鼻孔出氣的。即是以觀點代替事實！

談事實吧，用不着名歷史教授，任何一個讀過歷史的人，都知道蘇聯的建國在一九一七年。一九一七年前的政權是帝俄政府，帝俄是百分之百的帝國主義者，蘇聯呢，是革掉帝俄的命的民主政權，帝俄是蘇聯的敵人，和帝俄聲氣相孚的日英諸帝國主義者因之也成為蘇聯的敵人。記得民國成立的歷史吧，記得國民黨軍北伐的歷史吧，中華民國革滿清的命，國民政府革北洋軍閥的命，應該是事實吧，帝俄侵略中國是事實，滿清和北洋軍閥的腐敗是事實。然而名歷史教授們，帝俄決不是蘇聯，也不可能等于蘇聯，帝俄的侵略眼不能算在蘇聯的眼上，猶之乎滿清初北洋軍閥的一些喪權辱國的濫眼不能算在國民政府的眼上同理，這一點粗淺的常識，應該為名歷史教授瞭解吧！那末，現實的問題是中蘇關係，而舉出

證明蘇聯是百分之百的帝國主義的事實呢，却是帝俄的事實，帝俄之惡行，來煽動人民對蘇聯的敵憤，張冠李戴，移花接木，大概就是名教授之所以有名吧！而且，說穿了，自己搬石頭砸了腳，照這怪邏輯，是不是也應該把滿清和北洋軍閥的一切罪行都寫在貴黨政府賬上呢？

記得清朝改寫明史的故事吧，名教授們，何不寫歷史，說蘇聯是建國於一八六零年或更早呢？

第三，再談蘇聯吧，歷史教授們該記得蘇聯是第一個放棄在華的治外法權，租界，和庚子賠款，以平等待我之國家吧！也記得大革命時所接受蘇聯的援助吧！也該記得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的聯俄政策吧！也該記得中韓戰事起後的中蘇互不侵犯協定吧！也該記得抗戰初期，當英國切斷滇緬路，美國繼續以汽油廢鐵供給日本，只有蘇聯竭力支持援助中國抗戰的事實吧！尤其應該記得的在不抵抗政策之下所放棄了被敵人奴役了十五年的東北，是蘇聯軍隊替我們解放的事實吧！還有，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現在的國民政府所訂定的，國府主席也鄭重聲明遵守，百分之百的帝國主義是否以上這些連你們也承認的事實的必然的邏輯論點呢？

最後，就提最近事實吧，就撤兵問題說，是誰要求蘇聯延緩撤兵的？哀求一次兩次的是誰？雅爾達密約由羅斯福總統負責取得中國承諾，承諾的是誰？這些我們都不大明白，在歷史教授也許很明白吧！再談歷史的觀點，歷史的觀點是帝俄是百分之百之帝國主義者，蘇聯是百分之百的帝國主義者的敵人，最後一個沙皇是死在蘇聯的政權建立之下的。就中蘇關係說，過去帝俄是中國的敵人，而一九一七年以後的蘇聯，却百分之百是中國的好友人，鐵證是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

蘇聯消滅了帝俄。曲解蘇聯即帝俄，不但厚誣蘇聯，厚誣中國人民，也厚誣了歷史。以眼淚鼻涕代替事實，以觀點代替事實，名歷史教授們，你們騙得了自己，騙得了少數人，可是，很抱歉，你們却騙不了別人，更騙不了大多數人，更沒有法子從頭歪曲歷史！

尼采似乎說過，用眼淚寫的書是最好的書，你們污辱了尼采，因為你們眼淚所代替的事實，眼淚所說明的歷史觀點，是本店自造的？

（原載第九期中國周報）

這就是我們的教授

聯大生活壁報

爲了響應政府少數反動分子的號召，我們的教授們在昆明扮演了一幕反蘇的醜劇。

一部分別有用心的導演教授，只要人家的名字，却不要人家的意見。一部分沒有把事實搞清楚，糊里糊塗的跟着簽了名。自己以爲忠心愛國的教授登台表演，激動了感情，想以廉價的眼淚博得憐憫的同情。

有一個從六歲念起念了五十年書的教授，據說是日夜在他腦裏攪着一個問題，於是忽然靈機一動，自以爲搞通，跑上台來表演了：

「中國的國土是中國人的媽媽，中國的國土受到侵略，就等於中國人的媽媽被強姦。日本人侵佔了中國的領土，就等於日本人強姦了中國的媽媽，「我們」的媽媽被強姦了，我們中國人要反對。蘇聯侵佔了中國的領土，就等於蘇聯強姦了中國人的媽媽，「我們」的媽媽被強姦了，我們也要反對，我們就要捉姦：」這位教授大概念的是法律，對於邏輯還沒有搞得清楚。他的三段論法排得很整齊，很有條理。可是他忽略了大前提如果不真的話，所得的結論也是假的。蘇聯有沒有侵略中國的領土，他自己還沒有搞清楚，就拿它來作大前提，所得的結論便可想而知了。二月二十六日中央日報登載：東北蘇軍已大部撤退，由此可知蘇聯沒有侵略中國領土的野心，他的大前提也就落了空。

而且，在兩個命題之間是否可以隨便加等號，他也沒有仔細考慮。他在這段話裏面，用了好幾個「等於」，這也不妥。要知道科學的說法是不能隨便加等號的。

這個教授還很孝敬，用媽媽來譬喻作爲中國的領土，似乎他對於兩性間的關係發生了興趣，於是乎他把侵略國的行爲譬喻作爲「強姦」。而且在台辭裏面特別強調了這兩個字，重複了十幾遍！

另外一個國內有數的歷史家，根據過去帝俄的歷史，確斷蘇聯有侵佔中國領土的野心。他不願而且不能辨別，蘇聯與帝俄有着本質上的差別，他不願而且無能看見蘇聯近年來努力尋求和平，扶助弱小民族的一部輝煌的外交史。於是乎冒然下了蘇聯有侵略中國領土野心的結論。等到官方報紙發表消息證明蘇聯的確沒有侵略中國領土的野心時候，他會瞠目而視，爲之震驚的。鼎鼎大名歷史家的推斷，竟會毫無根據與事實大相違背。

「只要人家的名字，而不要人家的意見」的是欺騙的行爲。只有感情而沒有理智的是幼稚。沒有把事情弄清楚，就作糊塗的處置的是愚昧，不够科學。

竟弄廉價眼淚，以博得無條件的同情的，是十足的可憐相。

念了五十年書，對問題無法搞清楚，還要把念了五十年書這資格抬出來，還是倚老賣老，而且把自己的笨拙也充分表現出來了。（我勸他們還是丟開書本，到國內各地去看看人民的生活來得恰當，給聰明，有創造性的很多窮苦的老百姓，念點書罷。他們念十天書包比你念五十年要高明得多。不要白糟塌了時光和人間的紙墨！）

只會生吞活剝的背誦一些死的歷史，死記一些片斷事實，對於活生生的現實政治和外交，則不願時開空問的套用史實，而做出錯誤的結論，這樣的歷史家是濫用權威，盲人騎瞎馬，會貽誤別人的。

笨拙的教授爲了要激動大家的感情，是無法想出更高級的譬喻的，他只能想到「強姦」而自鳴得意，這是何等卑鄙與下流。

欺騙，幼稚，愚昧，笨拙，下流，卑鄙，不够科學，濫用權威，貽誤別人，這樣就是我們御用教授的特質。

這就是我們的教授！

略論反動教授

羅 邨

在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有這種論調，這種論調在我當時以為對教授是大為不敬的。但現在呢？我覺得頗有道理，而且值得宣揚。

這論調曰：「教授的本身就是反動的。」

這句話當然還有加以修正的必要，因為在教授中，還有不少人正在為着全民的解放運動而努力，為伸張人類的正義真理，發表很公正的言論。

我預料着有人當頭就會來一句「反蘇就是反民主嗎？」或者「反蘇就是反動嗎？」之類自鳴得意的問句。在我看來反蘇的結果確是反民主的：如果我們要學美國，我們就應同時學蘇聯；因為在中國人民看來，民主的最基本條件是先要大家有工做，大家有飯吃。要做到這點，蘇聯的經濟制度是特別值得我們效法的。我們要學蘇聯或是學美國，決不是一個「親蘇」抑「親美」的情感上好惡問題，而是中國人民的生存與滅亡的問題。反蘇的人們非但會必然地為了滿足少數人的私慾，剝奪了大多數人民之所以為「人」的最基本要求；而且剝奪了以後，連埠都不讓人哼一聲。這種強暴殘酷的行爲，是民主的最大敵人，是反動！另一方面，反蘇也決不是愛國運動，反蘇決不能幫助東北局勢的澄清。如果中國不預備在國際屠殺中自取滅亡，中國就沒有理由在蘇美間播弄是非。對一方搖尾乞憐，而對另一方暗噤而吠，是十足的奴隸性。東北問題的解決，祇有靠中國內部的團結與民主，才有辦法。再就整個的人類和平來講，如果中國愛好和平，那麼國際間的屠殺，也決不是人類的幸福；祇有法西斯的暴徒們才企圖在國際糾紛中重掀起殘敗的旗鼓。教授們的「反蘇」，因此不但違反了中國人民的願望，而且也是世界民主浪潮中的逆流。

教授們的反動，原是有着他的背景：

第一，他們受教育的時期，大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這期間，英美德法等國在到處都撒播着對蘇聯的嘲笑侮辱以及對蘇維埃政體將要崩潰的預言。但是蘇聯的每五年計劃，都在這些國家認為「空想」，「行不通」，「毀滅」等的揶揄下，堅苦偉大地完成了，蘇聯這種新興制度的成功，替那些英法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第一次撞了一下喪鐘，於是由于過度的恐懼與憎惡，蘇聯就成了他們圍剿的對象。而我們的教授呢？却剛好在這樣的氛圍中長大的。他們只要一提到蘇聯，眼前便滿是二十年前出現在英、美、德、法等國報紙上的蘇聯：「赤色恐怖」，「行不通」，「社會主義的變質」等。然而經過了這次戰爭以後，證明了社會主義政體才是眞能够使人民獲得民主和自由，於是連美國人也喊出了「學習盟國蘇聯」的時候，而我們的教授却還是一成不變。也許時代變得很快吧，我們的地理學家還在講着帝俄時代的「俄國經濟建設」。而歷史學家也仍然守着那一個「從帝俄到蘇聯是換湯不換藥的帝國主義」的理論。

第二，教授們的學院氣派是太重了，這種「學院氣派」妨礙了他們去接觸現實，接受羣衆的經驗與教訓。在我們教授們的「唯美唯美」，「文學隔離政治」，「純社會科學」的呼聲下，是預備連人間的烟火氣也一絲不染的。因此，講歷史脫離了「人」，而專講「百年一循環」，「千年一循環」，也就不免虛玄了。但如果能「學院」到底，雖然沒有什麼推動，至少也不致於「反動」。不幸的是一旦政府的法西斯派在旁一呼，他們就完全忘記了他們一向對於「學院」以外的無知與落伍，爭先恐後，蜂擁而出，在旁吶喊助威，處處顯得幼稚糊塗，成爲民主運動中的累贅。最近在一次所謂「愛國運動」中，有一位化學家便跑出實驗室來，愛一下國，曰：「深恨中國沒有原子彈。」言下頗有想借美國原子彈一試之概。中國之所以沒有原子彈，最大的原因確是由于這個國家的政府的腐敗所致，而這位化學家從沒想到要改良一下這個環境，而一出了實驗室，就有這麼大的殺機，在渴望着和平的人民的眼中看來，真未免太可怕了。

第三，教授們很多都珍視他們過去的那種優裕的生活。戰前，教授們的月薪大約三五百元，每月伙食却在十元上下。這樣當然可以使他們有高等的享受，那種生活也就始終是教授們所神往的。或許有些教授會不害羞地說出來：「你要求改革嗎？你能否担保不革掉我以前的那份生活？」殊不知如果不再要求改革，戰前的那份生活也決不會再回來的，教授們那種頑固保守的態度，對於所有喊出一救救中國的「人民」而要求改革的人，他們都認為有一野心，有一共產黨背景，心理上起了盲目的恐懼，於是有一位教授說：「革命有什麼好處呢？蘇聯革命以後，人民的生活比我們更苦。」當蘇聯的紅軍正在爲實現社會主義的政體而鬥爭時，人民亦曾吃過一些苦，但那些已都是歷史的陳跡了，何況教授們所說的「我們」是指的他們的生活，至於那時蘇聯的人民同我們現在一般的人民比較起來，那就不見得如此了。

以上我粗粗地分析了這些教授們反動的客觀背景，但是，其中還很有一部分人的腦子，中了法西斯的毒菌以後，像生了根一般，再也驅除不了。於是一貫地，發表些爲少數人的階級利益辯護的荒謬言論。在昆明，誰都記得五年前喚了一時的「戰國策派」的先生們；當希特勒在歐洲戰場的正得意的時候，也正是陳銓林同濟等等戰國策派的先生們大唱其「大政治」，「力的政治」等妙論的時候。但可惜希特勒終於在「Power Power」的叫聲下滅亡了，於是我們的戰國策派的健將們也就各奔其前程，陳銓先生已被中央政治學校聘去當了教授，林同濟先生也做了大官。只有雷海宗先生直到最近還沒跳出學院的，但是還是無時不蠢蠢思動，在最近××派發動的反蘇反共所謂「愛國運動」後，雷先生就出來用帝俄時代的侵略事實向蘇聯的一部小說，就一下證明了蘇聯也是帝國主義，要侵略中國，對於美國最近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却一句話也不哼。還有一位歷史教授又兼黨員的，據說不時爲造謠報作些曲解事實，污蔑人民的社論以獲取一點物質上的代價。

從最近的事實看來這批反動教授在學校裏早已失去了學生們的尊敬，他們不自我檢討檢討，居然還有人看了學生的批評以後，臉孔都氣青了，說：「大逆不道之至」，真是糊塗已極！

四。對西南聯大教授不履行諾言的反響

聯大教授對李宗黃升官的意見

編者附註：「一二·一」罷課運動結束時，聯大教授會保證「以去就力爭」對「一二·一」案負責之行政長官受到撤職處分。事後並聲明保證的限期為兩個月。二月二十八日是保證滿期的一

夫。李宗黃因另有任用（升官為黨政考核委員會祕書長）而免職了；聯大學生自治會特派遠同學訪問教授；詢請教授對此問題的意見。我們選了一些典型的意見作為例子：

毛準：（不講道理地）教授會有以自處，用不兼學生管，當初也並非向學生保證的。

董樹侯：教授會的保證已經做到。教授會會以去就力爭李宗黃免職。今李宗黃已被免職，其另有任用則與教授會之保證無關。至於李宗黃為甚麼不免職，教授會是無權過問的。但李宗黃之免職則是事實。

陶紹淵：「免職」與「撤職」實際上無多差別。至於另有任用，我們不能說要他「輩子不幹幹的事情」。

葉楷：李宗黃之免職即表示行政上已有處分，不能再在滇省另有任用一事，恐不能干涉。

胡毅：教授會未曾保證免首不得另有任用，所以李宗黃免職可以認為滿意。

金岳霖：我也不滿意政府的措置，但這是政治問題，個人不準備發表意見。因為我不過問政治，教授會如何表示則很難說。你們學生，如果氣憤，有任何行動，我也不過問。

袁復禮：「關於這點，我沒有甚麼意見。哈哈……」（總是這樣說）

（最後說）我們都上了當，你們還是直接與學校當局商量好了，我是沒有甚麼意見發表的。

馮文潛：我不願意發表意見，因為于實際無補。現在即使不滿也沒有辦法。

周作仁：不承認「免職」是撤職。假如政府認為他們對的話，那就應該解散聯大，囚禁學生。如果政府認為他們不對的話，那就應該痛痛快快的懲辦。這種敷衍調任，算做甚麼話？成個甚麼政府？

聞家驊：政府簡直是開玩笑，教授會應自發地有所表示。同學應該提起教授會的注意。

寒 瓚：政府不守信義太可恥。用法律程序和政府交涉已無效了。同學最好能發動遊行，講演，以直接壓力刺激之。罷課也是好方法。

陳友松：李宗黃升官的消息在沒有得到梅常棗的證實之前還不敢相信。（陳先生真太難相信一件事了！）如果是真的，那簡直是打教授會的嘴巴。教授會一定有辦法的。我個人的意見，先給重慶一個電報，再不行那當然……要……履行……我們（教授會）的……諾言了。

余冠英：如果李宗黃真的升官了，未得其應得處分，教授們對自己的信用總應該保證的。

張印堂：如果李宗黃免職第二天所登載的消息是政府的命令，那麼當然是政府處置不妥。

李廣田：李宗黃免職，教授會必有不同解釋，認為「滿意」。因反動教授能操縱會場。中立者態度曖昧，而積極者不能發言。

聞一多：教授會保證係根據傅斯年以頭顱為質的諾言，教授與學生都受了這學閥的騙。同學發言抗議時可以強調傅氏的責任。

由第39頁「面子」轉來

月後的今日，李宗黃升了官；離開了昆明。却再不見教授們有何表示。也許教授們已經認為「過得去了」。因為李宗黃畢竟離開了昆明。有人說：這是教授們的力量，趕走的。還不够「面子」嗎？

我却希望教授們，不以爲這是「面子」。

面 子

賈 魴

說中國人愛「面子」已經是句老話了。

然而中國人，實在並不頂愛「面子」。

無端的被人唾了一臉唾沫。是種侮辱。假定被侮辱者單是反應似的抗議一聲：「你爲什麼唾我？」是不夠的。若是回答不滿意，實在是又加上一層侮辱。這決不能算保全了「面子」。所以，受了侮辱，不僅是「抗議」，還要報復。

「要面子」是應該的；假定「面子」代表一個人或一個團體的尊嚴和權利。爲自己的「尊嚴」和「權利」作執着的鬥爭，是「愛面子」的表現。然而，我們，大抵並不如此。受了侮辱，往往不問事情，倒先要看看侮辱的人是誰。其人不同，「面子」的算法也不同。如果是位大亨，於是「忍爲上」。不得已時，「抗議」一下。有無結果，彷彿與自己無關，不再動問了。若是位常人，鬥爭精神却格外執着。一定要見個高下。

遇見強者，便「得讓人處且讓人」。這是一「馬虎主義」。就是說只求「過得去」。只求不太弄下不來台。遇見弱者，自以爲可以操勝算，不妨拿一點硬。這是爲着「比高下」。想着弱者作犧牲，自己佔一點便宜。

然而，這與「面子」是無關的。相反的，這是種不要面子的事。

中國人自以爲極愛面子，實在作的全是不愛面子的事。

這裏，我忍不住，不能不提到昆明的教授們：

教授們是愛「面子」的。兩個多月前向同學保證李宗黃撤職。某先生甚至願以頭顱作担保。兩個多

頭顱、眼淚與良心

林暉

活者懷着無限悲憤的心情來安葬死者，這是沒落的時代所不能瞭解的；正如他們不瞭解學生在某一時期爲什麼要堅持罷課。可是他們之中却有人拿頭顱來保證凶犯必受處分並藉此瓦解青年的戰鬥意志，這是中國人常用的騙術。

我彷彿還看見那僞善者拍着胸膛說：「李宗黃不撤職，要我的頭好了！」那一付英雄氣概，這是顯示他的頭顱的價值抵得住千萬人的怒吼，抑或表示他料事如神而暗示罷課之無謂？然而，時間很快的便證明了僞善者誑言的無恥。李宗黃升官了，蔣邸等也仍逍遙法外，而僞善者却已溜之大吉，連一個屁也不敢放。

「你不信，殺我的頭，好了！」這話僞善者已經說得太多了，話從口里這麼容易的滑出來，心里那兒還會想到它的意義？除了顯示他的低能與無恥外，還能說明什麼？

東北的問題在御用報紙大吹大擂後與別有用心者的鼓動下，會鬧得滿城風雨，而至今仍未平息。不久之前，有些教授之流瘋瘋顛顛的跑到講台上哭哭啼啼，捶胸大呼：「良心呀，憑良心說話！」更顯得好像大禍將降在我們的頭上一樣。

我真不知道這些教授那兒來這麼多眼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哭一場。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這些對一二、一慘案連呼也不呼一聲的教授，忽然又有「良心」了？

眼淚是那麼不值錢，是那麼不可解；而「良心」又是那麼忽隱忽現的，大概被牽着走的總不外是如

此吧！

師長，我要問你！

聯大民主與科學社

敬愛的師長們：

首先，讓我們向謹守學術崗位，日夜鑽研，為中國學術界承先啟後的師長致忠誠的敬意。首先，讓我們向甘度八年清苦生活，不為名利引誘，深具高風亮節的師長致無上的景仰。我們更衷心感謝師長們對我們諄諄不倦的教導，使我們獲得一些知識。我們更衷心感謝師長們給我們的薰陶，給我們的啟發，使我們熱愛着真理正義。由于師長們的苦力支撐，在中國最不自由的年代，聯大仍保有最低限度的學術自由，使一大後方一的中國留下一個僅餘的民主堡壘，我們得以孕育成長為民主的戰士。今天，民主自由的鮮花開遍了全中華的國土，這民主堡壘何嘗沒有一分功績？師長們的苦力支撐又何嘗沒有貢獻？

然而：今天，我們胸中積蓄着憤懣，我們胸中積蓄着對師長的懷疑。難道應當不問理由盲從師長，把疑問攔起，高裝着恭順的面容，騙取師長的歡心嗎？難道不應當坦坦白白把我們的憤懣和懷疑師長的地方向師長陳述，求得一個更明白的解答嗎？

師長，我要問你：

第一、政治協商會議開會以前，全國各地都打內戰，那時雖然有不少師長發表文章反對內戰，但多數的師長都沒有表示，最近，因為關於東北的謠言相當多，大部份師長簽名發表宣言，要求蘇軍撤離東北。我們知道，師長們所以發表宣言，是因愛國家的願望，但內戰是不是更危害國家呢？中國不內戰了，富強了，外患也就當然難侵入了。這道理還不明白嗎？為甚麼師長們對於內戰危機沒有表示？請蘇軍撤離東北則發表宣言哩？

當然，外患也是可怕的。我們也要求蘇聯撤兵，但美軍也在中國，為何不請美國撤兵呢？蘇聯在東

北邊沒有打中國人；美軍打中國人，魏德邁亞曾承認不諱。照道理，更應請美軍撤退。向覺民先生曾在宣言的草稿上批記應當請美國撤兵，沒有人管，這不是存心偏袒美國麼？再有，內戰猛烈，美軍干涉中國內政是鐵的事實。反之，蘇軍對東北的威脅則純粹是謠傳。蔣主席的聲明，蘇軍將領的廣播也證明了這些謠言的無稽。師長們看了事實則一言不發，聽了謠言就發宣言。我們平日非常佩服師長們治學的科學精神，而師長們請蘇軍撤退的宣言是否符合科學精神，我們就不得不開了。

第二，「一二·一」運動時，師長勸我們復課，向我們保證以「去就力爭」李宗黃受行政上撤職的處分。復課後師長們還會加限期，保證二月以內李宗黃受行政上的撤職處分，二個月了，李宗黃的確因為另有任用而免職，而且升了官。師長們！告訴我們一聲啊！這算不算行政上撤職的處分？我們是認為不能算的，那末「以去就力爭」的諾言哩？記得馮友蘭先生講倫理學時，解釋「信」字，津津樂道。我們今天真不知道這個字應當如何解釋才好。

我們知道，師長們是愛護我們的，怕我們荒廢學業。但師長們更應當愛護國家，為國家爭人格。還應當愛護自己，愛護師道的尊嚴。假如使學生鄙視老師，他們接受老師教導的程度是要少得多的。

老實說，我們之所以不付冒昧的質難師長，固然是為了真理正義，同樣也是為了師道的尊嚴，更是出于愛護師長的衷誠的。

第三，工學院自治會三常委因為執行全體代表大會的決議，因為執行工院全體大會的決議，懲處破壞團體紀律在罷課時私自復課的同學而被學校處罰，被取消貸金，這件事我們最不懂。

師長們勸我們復課時，分明保證，不因罷課事件而處罰同學，工院三常委被處罰，不是因為罷課事件而是因為甚麼？他們被處罰，我們不知道是犯了那條校規？只是梅常委曾有書面談話，要自治會不干涉私自復課的同學。梅常委的談話如果就算校規，無怪乎蔣主席的手令要算國法了，然而，聯大是民主堡壘呀，再，根據佈告上說，工院三常委不聽勸導，實則三常委聽了勸導就轉告工院全體同學，開大會

舉行總投票，全體同學仍然堅持原議。這只能說工院全體同學不聽勸導呀！與為全體同學服務，執行全體同學公意的常委又有何關係？他們正是不怕個人吃虧為公衆服務最忠誠的公僕最值得我們效法，最值得師長們贊揚褒獎。那裏會料到被處罰，被取消貸金？王世堂同學竟因此休學，荒費學業，我們真不知道愛護學生的師長於心何忍。假如我們對這件事不據理力爭，那末真辜負師長們栽培陶冶的苦心哩？

師長們，請原諒我們年青，年青人不知道虛假，有話就要說。說錯了，請師長們毫不吝嗇的教導。在我們看來，專門的知識是我們要向師長們學的，但關於日常生活的問題，我們却有和師長們討論的資格。也許因為我們年青，顧慮比較少，沒有苦衷，以此看問題比較能無所蔽，看得比較清爽。所以敢于把我們對師長憤懣的地方，對師長懷疑提出來質問。

我們始終是崇敬師長，過去如是，現在如是，將來也會如是，但「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真理只有一個，我們希望和師長們討論出共同的真理來。讓我們師生大家都和真理站在一起。謹啟 敬禮！

小論

林路曦

聯大一些糊里糊塗的與別有用心之教授發表對東北問題的意見後，昆明中央日報便樂極忘形的說：「民氣可用」。接着英雄們製造了「愛國遊行」，中央日報又贊頌一番，一唱一和，這齣戲演下去了，但這戲是演給誰看的？陰謀家雖只說：「民氣可用」，「不惜拚命一戰」難道還不能使我們明白他骨子裏藏的是什麼？

拿着「愛國」的招牌來製造陰謀，散佈謠言，與風作浪，他的原形總是掩蓋不住的。不管是號稱爲教授，抑或掛着「輿論」的招牌者，是人還是鬼，總是無法騙得住的！

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呼爹喚娘，決不是真正的愛國者。用眼淚宣傳，這是騙子的慣技！

致師長們的一封信

敬愛的師長們：

我們含着悲痛復課已經兩月了，四烈士在期待，我們在期待，全世界關懷我們的人士在期待，期待師長們為我們力爭。

師長們都是國內外知名的學者，我們知道，如果在這時候，根據教授會的決議，發出嚴正的抗議和呼籲，對狡猾的兇手該是如何及時的打擊？師長們為了取信於同學，取信於國人，此時對兇手的不但依法懲辦，而且另有任用，榮任要職，違反蔣主席告昆明教育界書所謂正紀綱明法度的主張，決以去就力爭，這種時窮節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不徒可使正義重光，也可使國內外人士為關心文化的前途，予我們以支持。

我們和師長們永遠站在一起，希望師長們「以去就力爭」，而並不希望師長們離開我們，希望師長們正式公告我們訴訟委員會進行的情形，和教授會對兇手於滿兩月尚未撤辦的表示，讓我們知道師長們為我們所盡的努力，時危事急，我們相信全體同學，不論師長們有何嚴正的表示，一定會盡一切力量誓為後盾的。

敬祝 教安

附：(一)十二月十九日教授會告同學書：「關於本月一日的慘案行政首腦負責人員先行撤職，決以去就力爭，促其實行」。

(二)梅常委十二月廿日談話：「對於懲兇一點，教授會已有保證」。

(三)同上附件：「關於本月一日之慘案，除軍事負責首腦人員，已經政府先行停職議處外，教授會並請求政府對行政負責首腦人員先行撤職，決以去就力爭」。

聯大十八團體 除夕社 劇藝社 文藝社 高聲唱 現實社 新詩社 剪貼壁報社 人民世紀學習

社 團結 陽光 國風 冬青 現代社 人民 論衡 論壇 星火壁報社

全上

二月二十三日

請寬恕我們的直率

現代社

親愛的師長們：

首先我們以一顆赤誠的心，向你們致無限的敬意，因為八年以來，爲了國家，爲了我們，你們一直嚴守在崗位上，你們一直在忍受苦難。

可是自從「一二一」以來，我們中間竟像劃上了一道鴻溝，我們認爲這是非常不幸的，我們中間的大部分，不都是愛好自由，愛好民主的人嗎？爲什麼我們不站在一起，向着共同的目標努力呢？

擺在面前的「一二一」慘案兇首懲辦問題，一部分教授竟對政府的措置表示滿意了，對於這殺人，正如剪貼社所說的：「真使我們太失望，也太傷心了」，你們保證過這件事，當然對這事相當關心，李宗黃經行政院免職，與經國防最高會議任爲黨政考核委員會秘書長，是在同一日子，並且二三日以後，他就上任了，我們請問你們：還真的就是你們要以去就力爭的嗎？還便是你們當初所說的「行政處分」嗎？提起這件事，是很使我們傷心的。我們確信你們中間的大部分是爲了愛護同學才希望我們復課的，但是這中間卻穿插了保證的條件的問題，我們可以這樣說：那時教授會是相當挑剔的，最先我們要懲辦兇首，教授會說太籠統了，我們就把它具體化了，教授會又說反而變得複雜了，爲了在刑事責任未了之前兇首可否任職問題，也會起過曲折，最後你們便提出了「行政處分」這個名詞，那時我們的想法是「免職之後當然馬上打官司，官司未了，兇首當然不能再做官」，可是如今的事實怎樣呢？師長們，果真你們以去就力爭的就是如此？你們表示滿意的人啊！我們覺得你們騙了我們，騙了信仰你們的人了！你們對得起死去的人們嗎？你們，你們也有兒女呵！

爭民主是件艱難的工作，可是求得「一二一」的合理解決，該不會同樣的艱鉅吧。那麼我們請問你們，你們覺得「一二一」已經合理解決了嗎？

自然問題也不太簡單，正如馮友蘭先生所說的：「李宗黃代表一個勢力」是的，李宗黃是代表一個勢力，他是二陳的走狗，可是正因為如此，我們更要爭取合理，師長們，光天化日之下，對學校重殺人，這是史無前例的事啊！師長們，你們不是也講人身自由嗎？

中國是一個貧弱的國家，又處在列強環伺下，中國不能有流血的革命，中國需要以和平民主方式爭取民主，爲了這，我們年青的人，有的連生命都貢獻了，而你們，師長們，你們貢獻了什麼呢？是的，抗戰勝利了，你們可以馬上回去，你們中間，也許有人在憧憬着北平的一切了吧，我們告訴你們，師長們啊，中國如果不民主，誰都不會有好日子過的。

總而言之，爲了你們的諾言，你們必需力爭「一二一」的合理解決，不要再在當時文告中的辭句上找護符，這關係你們的榮譽，你們的尊嚴，甚至於——請寬恕我們的直率吧！也關係着你們的人格，爲了國家的前途，你們更應力爭「一二一」的合理解決，中國要民主，所以要使每一件事都合乎民主的原則。

我們相信你們，尊敬你們，確信你們大部分是愛護我們的，請你們以行動來證實我們的傷心吧！

名詞新詮

聯大電子社

一、去就力爭——你李宗黃「去」重慶做官，不能「就」留在昆明做官。這一點我們不能馬虎，非力爭不可。

二、行政處分——今天另有任用應免本職，明天給你做更大的官。

三、自治會常務理事——一種不執行決議，被同學打擊，執行了決議被學校當局記過的學生。

四、大學教授——一種具有下列三項特點的人：

甲、民主運動絕不參加。

乙、在爲東北問題或者響應國民黨各種號召的宣言上簽名。至于事實真相如何可以不管。

丙、學生被人打死了，以「去就力爭」兇手的「行政處分」。

附註：「去就力爭」行政處分「二詞須引用一，二條之解釋。

吠影吠聲

聯大四壁報致教授的一封公開信

教授先生們：

在四烈士出殯之前夕，我們忍不住，要寫封公開信給先生們。

過去，教授會曾經給同學保證過：「二月之內誓以『去就力爭』使李宗黃『撤職』的『實現』，還莊嚴的保證傳給學生，傳給社會，傳給全國，於是我們學生就復課了。

到如今，李宗黃以「另有任用」而「免職」，翌日，就被任為黨政考核委員會祕書長，法律控訴下落如何毫無所傳，這明明不符教授會所保證的本意。

如果有人說，現在委的只是黨的官，這是國民黨內自己的事，教授會管不了，但是我們提醒一句，這明明是國防委員會所委的，國防委員會是政府機關，而所委官又既是黨而更是政的考核，黨政一起，本來就不通了，還讓他來考核人家，可見政府覺得他完全沒有錯，還那裏有撤職的意思？

又聽見有人說，當初大家的意思只是讓李宗黃離職就算了，但是，是否如此？證諸大家，是否如此？俾常委說以頭來保證的本意，根據大家的了解是否如此？諸教授當日勸同學復課時口口聲聲保證使李宗黃先變行政處分，單離開了雲南是否就是行政上的處分？

當保證期將到，自治會派出訪問諸教授回來的同學說，諸先生都說可以罷課一二日以示抗議，發個把宣言表示表示亦無不可，問題只差在教授會的召開而已，當時據我們猜想，爲了應付這問題，不管滿意不滿意，教授會總要召開，表示一下態度吧，可是教授會終不聞召開，直到今日，我們還不知道開了沒有，最少到現在一直仍然沒有表示，難道不表示也算表示了嗎？不知還是教授們覺得無言最美呢？

後來一百多位教授們對東北問題發表宣言了，這宣言內容如何，是否有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之嫌，

事實早已給了回答，在同學心中也有了評定，甚至雖然有「用了人家的名字，卻不要人家的意見」的事實，但我們對師長的這種偉大的愛國熱誠感到欽佩，不管怎樣，這事卻給我們以希望，原來不必開教授會也可以聯合發表宣言的，另一方面也告訴我們：教授先生們的政治感覺非常敏銳，那麼，對懲處問題，教授們最少可用同樣方式表示表示！

但是，沒有！

有的先生說，李宗黃後面有一大堆人呀，表示表示又有何用呢？但是，先生們，正是因為他後面有一大堆人，而目前這堆人正在把中國攪得一團糟，教授們履行諾言的憤怒不滿的表示，對這堆傢伙給予一個大的打擊，是更其需要，因為早一天把他們打倒了，李宗黃也就早一天得到懲處。

而且如果表示沒有用，則「一二一」以後教授們停課一週以示抗議也大可不必，對東北問題的宣言更大可不必。

應該做的，可能做的，而做了也是有用的事，先生們竟然沒有做，實在使我們痛心失望，我們不敢往下推想，因為一推想，下層只有一個可能，就是不顧，而為什麼不顧則是由于奴性……等，我們不願說出這樣目無師長的話，雖然我們知道宰相肚裏可以撐船，先生們都有宰相之才，也都有宰相之量，不會計較這些的。

而且教授們當中，和李宗黃站在一起的也不乏人，雖然不管事，無所謂的先生佔多數，則問題便更複雜了。

馬上就要出殯了，四烈士的棺材也將看不到了，我們實在太難受，所以如果有什麼感情衝動過份冒犯的話，請先生們多多包涵，要出殯了，針對這問題，先生們來一個表示，依然有力而必罄，出殯的行列，先生們請看死者份上，務請參加，送一送永別了的你們的學生們！

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

除夕社

教授在「一二·一」運動結束時。保證李宗黃受行政上的撤職處分，現在李宗黃因「另有任用」而「免職」了，這算行政上的撤職嗎？如果算，那末，前年何應欽免軍政部長職，就中國陸軍總司令任，也要算「處分」，教授真太自欺欺人了。我們知道很多教授是不愛管事的，奇怪的是：要我們夜課，幫助政府解決「學潮」就管事，今天，維護公理正義，維護自己的信用，維護自己的人格的事情，他們就不管了；關於東北問題，根據一些未證實的消息，簽名發表宣言，管事了；當局未曾履行「一二·一」善後的諾言，他們又不管了；自治會及其他團體寫信給他們，要求教授會的保證兌現，他們置之不理，剪貼社對這些教授們有所批評，工院教授却餽贈簽名，要開除他們了，弄不明白教授倒底管事不管事，我們弄不明白：他們什麼事管？什麼事不管？什麼時候管？什麼時候不管？

讓我們進一步看：教授在對東北問題發表宣言時，只要向達教授的名字，不要他的意見，是手續上的錯誤，還是有別的問題？我們不相信年齡上了四五十歲，而且許多是專門研究法學的教授還會犯手續上的錯誤，作風似乎不民主。

再有對工學院三常務理事記過，學校當局把訓導處的責任放在工院自治會的理事上，全體同學犯了所謂錯誤，處罰却落到工院自治會三常務理事的頭上，加之關於處罰「一二·一」結束時，不服從團體私自上課的同學的事件，工院生活指導會曾舉行工院全體同學總投票，同學仍堅持處罰，這只與全體同學和生活指導會有關，處罰却落在自治會理事的頭上，難道是當局糊塗嗎？不！辦了幾十年教育的學校當局不會糊塗的，他們似乎是有意摧殘愛公理，愛正義，忠實服務，服從團體的同學，袒護破壞團體紀律的同學，除此以外，我們找不到別的解釋。

二月二十八日，我們開全體大會，要求學校撤銷對工院三常委的處罰，並且通過罷課的決議，要求

不纏到不止，當時派代表見常委，常委託故不見，據說是病了，但常委爲一校之宰，學校不能沒有主，病了爲何沒有代替的？學校內發生罷課這樣大事，更應當有主，結果什麼人又以甚麼「私人資格」來接見我們的代表，又什麼「負責轉達」，結果又是什麼不轉達了，這分明是做圈套，騙我們復課，欺侮我們沒有玩手段的經驗，這作風實不民主，欠光明正大。

記得幾年以前，我們是最相信教授的。那時是中國政治上最黑暗的時代，教授爲我們維護了聯大的學術自由，他們的確對民主有貢獻，而中國保存了一線光明。今年時代進步了，但我們的教授死死的，硬硬的以不變應萬變，很少進步（除去一些少數教授），「一二·一」罷課運動結束以來，教授們的表現證明了這一點，今天，他們成爲民主的阻礙；這使我們爲民主學府，民主堡壘，民主教育的前途悲觀，但，我們不是懦夫，依據民主的原則，學生有責任。我們不能只是批評，抗議，我們要以堅強有力的行動，拿出具體辦法，改造民主學府，保障民主學府的前途，爲新中國的民主教育，開創前途。

同學們：全中國已走向民主的大道，教授不容落後，有光榮傳統一向站在時代前面的聯大更不容落後，我們着時代已經進了一大步，民主堡壘裏的民主教育仍然是老樣子，學校行政一點也沒有改變，這能配合爲民主中國培育人才的需要嗎？無疑不能。因此爲了伸張公理正義，發揚民主精神，爲民主教育開先路，使教育真能做到培養建設民主中國人才的任務，我們提議自治會：

(一) 立即實施二月二十八日全體大會的決議，立即罷課，要求取消工院三常務理事記過處分，恢復其貸金。

(二) 請教授會正式答覆何以尙未抗議李宗黃升職，並公佈法律控訴進行情形，勿再敷衍，引起同學的不信任。

我們主張：

(一) 民主學府內無論師生均有發表言論之自由權利，不應加以無理干涉。

(二) 要求學校允許自治會派代表列席教授會，樹立民主教育模範。

勸傅斯年先生

現代剪貼
除夕電子等壁報聯合版

遠在罷課以前，傅先生在第一次公開和同學見面時的場合裏，勸同學在學校裏好好的讀書，不要過問政治。散會以後，就有好多同學奇怪，說：「傅先生自己天天都在玩政治，尙且沒有限得上政治潮流，如果叫同學在這政治急轉的時代裏，埋頭讀些同現實毫不相干的東西，將來離開了學校以後，是叫人去做老迂腐呢？還是叫人去做別人的階梯？」那時另有幾位在一起的同學也就反問這幾位同學說：「在學校裏不過問政治，怎麼會同做別人的階梯發生關係呢？」於是這幾位就解釋說：「做別人的階梯意義很廣呢，你離開學校以後，不敢說自己要說的話，一任別人宰割也是做別人的階梯，看不清政治的花槍隨着少數人的造謠而盲動時，也是給人利用而作了別人的階梯，隨便選擇一種職業，替少數人說話，替少數人牟利也是作了別人的階梯，從這整地方看來，可以想見傅斯年懷的什麼主意！」於是另外的幾位同學也不禁點頭稱是。此外作者還聽到一些其他的批評。有的說：「別人在這八年的抗戰裏，都付出了很多的血和汗，爭得了全民族的獨立之後，想不到要挨餓，而傅斯年却長得像孔祥熙一般肥胖肥胖的，不知吃的什麼補膏！」又有的說傅先生是「老奸巨滑」，那時確有很多同學對傅先生的印象非常惡劣。不過作者也不妨以小人之心度傅先生君子之腹：傅先生恐怕是長久沒來昆明，並不太了解昆明的學生，其實，昆明的學生同傅先生腦裏的想像還差得很遠呢，傅先生說那種話實在還太早一點，難怪有很多同學要指摘傅先生。

傅先生一直常住在重慶，「一二一」慘案發生後，聽說這是傅先生接任北大代理校長以來第二次來昆明。不過傅先生一到昆明以後，立刻對福委會發表言論說：「我會對關麟徵說，你殺死了我的學生，

就等於殺死了我的子女，過去我們是朋友，現在我們却站在對立的地位了。」那時有很多同學聽了傅先生的言論以後，以為傅先生老遠從重慶趕來是為我們申張正義的，那知後來證明傅先生此行不過對學生用了卑鄙的欺騙手段。

傅先生曾說過：「昆明的學生慘案不解決，我不回重慶去。」後來傅先生又改變主意，把一切有關慘案的證件都取去說是到重慶去想辦法。同學們都對傅先生存了很大的希望，但是傅先生第二天不走，第三天不走，第四天不走，原來傅先生所說的「解決」只是叫學生復課，傅先生所謂的辦法就是欺騙！傅先生曾用頭來担保李宗黃關麟徵的撤職，今天李宗黃升官了，關麟徵也安然無事，但是傅先生却毫無表示，所以，我們勸傅先生可以實踐你的諾言了。我們覺得有下列幾點理由，用傅先生的頭去換是非常值得的。

一、傅先生的政治手腕，如果用得聰明的一點，那麼也就被矇混過去了，那知用得這樣拙劣，被人看出了是欺騙，現在有很多人都說傅先生是學問，是教育界的害羣之馬，是純潔學生的毒素，所以我們勸傅先生自殺，為教育界除一害。

二、傅先生是研究歷史的，傅先生可以把你的言行同歷史上的人物比較比較，可以在「流芳百世」同「遺臭萬年」二者選擇其一。

三、傅先生的年齡，依大多數中國人的壽命來說，再多活十年也就差不多了；現在傅先生的信用已失，也就失了人的尊敬，傅先生如慷慨一舉，既可挽回信用，又可重新受人敬仰。

四、在抗戰以後，有些教授時常為了貧病交迫，困窮萬分而自殺；傅先生如果自殺的話，並不是為了沒有錢，却是為了伸張正義，傅先生有這樣千載難逢的機會，希望不要輕輕放過。

因之，我們勸傅先生現在該是用頭來兌現諾言的時候了。

爭取教育民主化的開端

民主與科學社

我們要求派代表列席教授會議

聯大的教授會議是學校行政的「最高立法機關」。我們主張：學生自治會應派代表列席教授會議。這就是說，學生在學校行政的最高權利機關里，應有發言權，有申述意見的機會，爲什麼我們如此主張？理由是：

一、教育應當民主化，這個主張只是教育民主化的一個開始。

我們知道中國已走向民主，但我們更得認識社會是整個的，不可分的。民主是整體的。「中國走向民主」這一句話不只是說中國可以實行普選了，不只是說，中國政治民主化了，不只是說……這句話的正當解釋應當是全中國的各個部門，各個細胞都應當走向民主，都應當民主化，政治上要民主，經濟上要民主，社會事業要民主，任何部門都不容例外，都要民主。某些部門民主，某些部門不民主的情形，是很不應當的，且也不應當允許它存在的。

今天，由於人民力量的巨大，中國已走向民主，教育這一部門不應當落後，教育這一部門的任務是精育民主中國的後備軍，這關係着民主中國的長遠將來。我們不應該放鬆爭取教育民主化的責任。

再有一點，我們不能忘却，民主是爭來的，主要的要靠自下而上的爭取，政治的民主化固然是決定的因素，大大的可以促進教育的民主化，但今天，政治上的民主還是個開端，反民主的勢力還強大，盤踞在全中國的各個角落，伺機反攻。以此，我們更不能放棄在各個單位，各個部門與他們的搏鬥。爭取教育民主化的重任無疑落在我們的肩上。爭取教育民主化的任務是長期的，這只是個開始。這任務的範圍相當廣，內容非常豐富，從那裏開始呢？我們認爲：

一、我們學生應當要求學校行政管理的民主，要求派代表列席擁有學校行政最高權力的教授會議。

是一個開始。

學校是為學生而設的，人民拿出錢來交給政府，政府再把錢交給學校當局，辦學校是為學生，是為了學生將來真能夠為人民服務，所以學校當局固然對政府負責任，但更對人民負責任，更直接對他們眼前的學生負責任，他直接為他們的學生服務，所以學校的主人是學生，學生有過問學校事務的資格，特別是與他們自身有密切關係的事務。

也許有人說，學生不懂教育，是受教育的，不應當管學校的事，也不會管學校的事。我們的回答是：我們在專門問題方面的知識是不及教授先生，但教授先生講話時，我們是能夠懂得，能夠接受的，不儘就更應求懂，所以起馬應有列席教授會議去聽和問的機會，此其一這是退一步的說法。進一步我們要問，如果說，因為不是教育專家就不要過問學校的事，那國民不是政治學專家，就不用着管國家的事麼？據我們的意見，不用說我們已是大學生，已是公民有資格管國家，更有資格管學校。即便是小學生也知道那一個老師好，一個小學生的意見也許欠正確，但一班小學生在有充份自由的時候，選擇老師是不會錯的。老百姓吧！通常有人認為他們無知，不夠資格實施憲政，所以要「訓一」，但他們能分別政府的好壞麼？當他們有無拘無束選舉自由的時候，他們會選錯自己的保甲長麼？他們不會管自己的事麼？會的。因此，我們自己的事應當由我們自己管，我們有能力管，也只有我們自己管才管理得好，此其二。

假如有人不信我們的說法，請看幾個實際的例子：例子不必到英美蘇聯去找，中國多的是：陶行知先生所辦的育才學校，是學生參與學校行政的管理的。連功課表都由學生與教務處一同排，以此他們的功課表符合學生的需要，便利學生學習，而旁的學校的課表大概只求教師上課的時間不衝突。再有漢南有一個學校，是聯大的同學在主辦，教員上課以後，就要求學生批評，討論教學法，結果教師也進步，學生進步更快。漢南還有兩個學校，校長由學生選舉，學校的教務會議有各班的代表參加，再有早一些日子，雲大附中的同學犯了校規，學校交自治會公審處理，結果還不壞。這些不是民主教育的實際例證。

同學們，民主是時代的趨潮。教育民主化是必然的，不可避免地，學校行政管理的民主化，要實現。歷史已向我們招手，有光榮傳統的聯大不容落後，莫放棄爭取學校行政管理民主化的時機。趕快起來爭取這一個開端。

爲甚麼我們必爭學校行政管理的民主化？必爭列席教授會議的權利？還有甚麼好處？我們認爲：

第一學校行政管理民主化是學術研究自由的保障。如果學校行政管理不民主，學校可以隨便記學生的過，開除學生，不講道理，不按校規，教授可以隨自己的愛憎，給分數，給同學不及格，隨自己的愛憎留助教，那末，所謂學術自由是假的，是沒有保障的，開除，記過，分數，助教的位置時時影響着這種自由。這種現象，在全國教育界非常普遍。「一二·一」運動以來，聯大也出現這種現象，維護公義的工院自治會理事被處罰，敢言的剪貼社受到處罰的威脅，工院私自復課的同學分數也多起來，一些同學，因爲看課外書的關係，做文章好用名辭，被懷疑作異黨。這一切都是不民主的表現，實在妨礙真正的學術自由。

我們知道，我們的有些師長，也許由于潛心研究的原因，不大問外事，而時代的進步太快了，以此有我們有列席教授會議爲必要，只有這樣才能使師長了解我們的要求，了解時代不作不合理而實際影響學術自由的決定，這是爭取學校行政管理民主化的開始。

第二，學校行政管理的民主化可以培養我們民主的習風，使我們多一個實踐民主的最好機會。

我們應當知道，單學習民主理論是不夠的，更得真真實實的實踐民主，實踐在今天對於我們比空理論更重要，研究教育的人不也常說德育比智育重要麼？道理很簡單有知識有能力的人如果品行不好當起漢奸，幹起壞事來還得了麼？實際上不民主而記得一些民主教條的人不也時常可以迷惑住一些人麼？事實給人的教訓太深刻了，比如滿肚子男盜女娼的貪官污吏，嘴上何嘗不時常掛着仁義道德呢？書本上的

仁義道德，他們背得熟熟的，八九十分，但實際生活却賜予他們男盜女娼這一套，理論和實際背道而馳，才造成這種可悲的後果。今天，多少愛好民主的朋友，想得民主，說得民主，做起來總嫌不夠民主，這不也是因為實踐趕不上理論，沒有養成民主習風的原故麼？

中國的教育不容重複以前的錯誤，不容走以前的老路。今後的教育，理論與實踐要相互關聯配合起來。書本重要，做事做人更重要。好比學科要實驗實習一樣，學民主理論更得培養民主習風，實踐民主。所以學術研究固然要自由，學校行政管理民主化更可以給我們以優良的民主典範，這可以培養我們民主的習風，又可以使我們多一個實踐民主的機會。

第三，我們列席教授會議可以增進師生之間的了解，避免不幸事件的發生。

民主的教育應當是師生打成一片的，師生間應相互充份的了解。這一點聯大做得太差了。過去教授開會，是不歡迎學生旁聽的，「一二·一」運動時，更禁止學生去聽。我們真不知道教授有甚麼事務要向學生保守秘密，教授的基本立場是願學生好（絕不會是欺騙壓迫學生）在這個立場上有甚麼話不能讓學生聽呢？

我們常常聽得教授們說苦衷，我們往往因為不了解這些苦衷，而不能接受教授的意見。假如教授開會時，我們有聽的機會，先生的苦衷我們清楚，難道我們要故意作難搗亂麼？

再有，如我們發生了問題，師長要幫我們解決，那末當然得弄明白問題的究竟。如果我們做錯了事，師長們要糾正，那末師長就得明瞭錯在那里。難道這不需要我們列席教授會陳訴嗎？

總而言之，師生之間缺乏了解，教授與受教都要成問題的，以前，由于相互間的了解不夠，不幸的可悲的事件時常發生，爲了加深師生間的了解，使我們了解師長，讓師長了解我們，避免不幸事件的發生，我們堅決要求派代表列席教授會議。

同學們！這不只是聯大的事，而是全國教育界的大事，我們希望由爭取聯大學校行政管理的民主化出發，使全昆明的學校行政管理都民主化，開展全國教育民主化的運動，促成政治協商會議和平建國綱領中文化教育項的實施，爲新中國的民主教育開闢一條出路。

響應民主與科學社的建議

聯大民主新聞社

上週民主與科學社的文章論教育民主化，提議教授會議應由普選產生的學生自治會代表列席，這意見很好，值得加以考慮。

本社以實事求是的眼光，分析這提議，認為尙遠不到實際的具體階段，這具體條件的不够不是由於校方的態度贊成與否，而是同學對這一新的辦法尙無切要的感覺，來自同學大眾的要求不切，校方自然便不願改絃更張了。由於過去的傳統，大學的目的僅在於智識的傳授，而聯大的大多數教授尙能滿足同學們的求知慾，所以為課業的事，同學甚少向校方有所建議。最近由於學生逐漸自動地，積極地參加各種民主鬥爭，學校當局的責任已超出於智識的傳授之外，而須顧及到品格經驗的指導與培育。因為學校教授會當局的大多數人不了解亦不同情學生的困厄激憤的心境，在這方面相當失去領導力，因此形成了教授與學生之間的衝突的原因。這一方面的補救，學生以善意參加教授會不失為一補救辦法，學生參加教授會決不是搗亂，增加一些麻煩是可能的，這些麻煩將使保守的教授們大感懷疑，事實上，我們認為在目前教授無法透澈了解學生的情形之下，實行學生參加教授會唯一的條件是學生輿論的健全，因為學生的極大多數如能關心輿論，積極發表意見，則任何學生與教授認為不滿的事，可以立即付諸公意表決，而無須少數人在下面私下醞釀。如沒有全體同學的熱烈要求參加教授會，這事提議也不會提到實行的程序中來，所以本社贊成學生參加教授會這一提議，如能引起全體同學的熱烈討論，並進而促成輿論的健全，則提議將能有效而良好的逐漸見諸事實，否則恐祇是空談而已。這裏，教授們可不必杞人憂天，認為提出這種要求的人別有用心。最後我們願再強調說出，今日中國是多黨之局，自私自利的份子太多，現在的青藤社會黨，民主自由大同盟，勞工黨，自由黨，不勝枚舉但都不成樣子，其為誤國，法國前例可見，所以我們必須發揮高度民主的健全輿論。

昆明學聯致昆明市全體師長書

敬愛的師長們：

昆明三萬學生已經決定在本月十七日舉行一二·一死難四烈士的葬禮了。上午十時開始祭奠，十一時出殯。我們將以無限哀思，肩抬着烈士的棺材，經過街頭，送入墓壙，讓他們長眠於三迤的土地。四烈士絕對沒有白死，他們體現着年青一代的無限英勇，對國家民族人民民主無限的忠貞。是年青一代的驕傲，是年青一代的光榮。就在出殯的這一天，昆明三萬學生將在極其哀痛的心情中，重申我們的鬥爭信心。和平民主的新中國必將出現。但對於李宗黃賈麟徵這樣一批劊子手，我們一定要追到海角天涯，因為他們流够了中國優秀兒女的血液。

我們在這裏再次對師長們表示我們的尊敬和愛戴之忱。罷課期間各位師長對我們的幫助與支持，我們將永遠不會忘記。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的槍聲極大和十二月一日的屠殺學生的行為，是對手無寸鐵的民主人民和全無保障的自由教育的總挑戰。反動派的暴行帶來的是師長同學們一致的憤慨和抗議。雖然當時反動派企圖分裂這種師生的團結，但終被擊成齏粉。李宗黃的重新任用，同樣帶來師生一致的憤怒。昆明學生一致認為師生們這種合作是粉碎反動派的任何推毀學校民主和自由教育陰謀的唯一保證。昆明三萬學生將永遠接受先生們的指導，對反動派動派陰謀和鞏固師生合作有着堅強的信心。

就在十七日，這將是極其哀痛的日子裏，昆明三萬學生都將引頸期待着敬愛的師長們的蒞臨和指導。我們祈望師長們參加送葬。你們的蒞臨將給死者帶來更為長足的安全。

罷課一天

聯大生活壁報

李宗黃這殺人兇手，教授會保證兩月內撤職之期，已經滿了。可是他不但沒有被撤職，反而被升為黨政考核委員會祕書長的大官。

而我們大部分教授却只熱中於捕風捉影的煽動性的宣傳，他們忘記了「一二·一」四烈士是被這兇手殘殺了的；他們忘記了「去」就力爭的支票，當他們慷慨激昂痛哭流涕在無的放矢地呼喊着的時候，他們忘記了躺在他們後面饑寒裏的四烈士，鮮血還沒有乾。

在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和平建國綱領裏面，第二項關於人民權利的規定是：「確保人民享有身體，思想，宗教，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遷徙，通訊之自由。」

四烈士的犧牲和全昆明市大中學生的罷課所力爭的正是這些自由。而李宗黃對「一二·一」二五日晚會的阻難和槍擊，就是對於集會自由的無理干涉。而四烈士的犧牲也正證明了人民的生命毫無保障。

因而李宗黃是干涉自由殘殺人民的罪魁。李宗黃的升任新職表示對人民自由的威脅還沒有解除。政府是否撤他的職，懲他的罪，可試驗出政府有無確保人民自由的誠意。

這也就是我們力爭把李宗黃撤職的理由。

這也就是當時教授所以要「去」就力爭的理由，不幸，他們現在已忘記了他們的保證。

我們荒費寶貴學業罷了一個月課，以及在罷課期間所努力的工作，完全是為了爭取自由的實現。當時我們所以肯在死者屍體未寒，傷者呻吟未榻的時候忍痛復課，完全是因為信賴教授們的保證，信任教授們的人格。如今政府對於威脅自由的魔王不但未施懲處，反而升官了。

教授們的保證實際已落了空，難道我們也願因教授們的沉默而毫無表示嗎？不，我們對政府的這種措置是極端不滿的。

爲了表示我們的抗議，我們擁護學聯罷課一天的決議。

並且我們希望教授們兌現以「去」就力爭的諾言。

和教授聯合的問題

(節錄自民主與科學第十四期，與統一戰線有關的幾個問題)

教授是知識份子。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以此，在我們的教授中也不免有為帝國主義效勞的奴性教授，也不免有為封建貴族服務的教授。但知識份子有先導啟蒙的作用。我們的教授大都接受了歐美的自由教育，大都黨育有自由傳統的胸大裏面。所以，除去極少數的例外，我們的教授都是主張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的。這就是我們與教授聯合的基礎，抗戰使教授們的生活更接近現實，因此他們更進一步地認識了現社會，多不滿中國的政治。這樣，我們與教授聯合的基礎擴大了提高了。「一一·二五」一關麟徽槍擊聯大的事件發生，教授會提抗議書。「一二·一」慘案發生，教授停課一週向死者致哀，這充份表示我們與教授聯合基礎的提昇和擴大。

不幸的是，教授的生活還不及學生的生活接近現實。以此，在民主陣營里，學生是進步的民主力量，教授則趨于保守，比較落後。以此，在「一二·一」運動時，我們的目标是反內戰爭民主。教授則只抗議暴行，爭學術自由。師生之間的差異表露出來了。同學們在這時沒有向教授解釋我們的主張，使教授認識學術自由與政治民主是分不開的，讓一些詭譎我們的謠言在教授中傳播開來，而他們相信這些謠言。反動教授的作用就發生了。反動者的代理人——學閥傅斯年就利用他們來勸我們復課。更假造一些「學校不能維持」、「難于負責任」之類的話，嚇得他們辭職，這樣教授與我們就完全站在反對的地位了。照理說，我們更應該堅持鬥爭，挽回這個頹勢，教授們仍然可以轉過來和我們站在一邊的。不幸的是，有些人恰恰在這時候提出與教授聯合的問題。這不是拿聯合這好聽的字眼掩飾自己的錯誤決定呢？教授勝利了。接着，忠于正義公理，忠于全體同學的工院自治會理事被加以莫須有的罪名，受到處罰。教授徹底勝利了。反動教授的主張貫徹了。他們的聲望因之在教授中提高了許多。所以後來反動教授對東北問題發表宣言時，請人簽名也就比較容易。種種盲目的主張更增加了師生間的對立。再，後來，教授保證李宗黃撤職的限期到了，李宗黃的升官激起我們的憤慨，這正是我們支持教授以爭李宗黃撤職，重建師生合作的好機會。「二·二八」的罷課的主要原因就在此，不料「聯合」這好聽的名詞又被糊里糊塗地搬出來，罷課的意義被縮小，我們又被騙復課，這完全是沒有鬧清聯合這名詞的結果。

兩代之間

史 蹟

(轉載時代評論)

將近一百年前，屠格涅夫寫了一父與子，他用了藝術家的方法寫下了俄國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前後的一些轉變，在他的筆下刻劃了一個巴扎洛夫的典型人物，從這個人物的一段生命中，屠格涅夫告訴我們一個事實，那就是在急劇轉變的時代里，年青的一代和上一代人的衝突。

那時代正是農奴剛剛解放，全俄羅斯的青年都把眼光朝向西歐，渴望着能把西歐那些方興未艾的自由思想傳到自己的國家，利用那許多進步的思想使俄國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全俄羅斯的青年在一種進步的思潮中興奮而期待，一方面對祖國的前途充滿了熱愛和希望，一方面祈求沙皇以及貴族們能迅速接受那新的潮流，讓俄國能在和平中得到改革。

然而，這些都沒有兌現，祇換來青年和上一代的對立和衝突，就在這種對立和衝突中多少優秀的青年為人民為理想犧牲了生命，許多血腥的事實使整個俄羅斯發抖。屠格涅夫選擇了一個人物，他要用這個人物告訴我們是什麼造成血腥的事實，是什麼造成兩代之間的衝突。

他懷着同情和自護的心情，指出了青年人的豪爽，真實，誠懇，熱情，積極，有理，恰好和上一代人的虛偽，世故，冷淡，頑固，消極，諷刺，鋒針相對，因此從觀念一直到生活的態度，兩代之間都無法諧和。這些不同的觀念態度，一旦反映到政治上，便立刻爆發出血殺和迫害的暴行，而在個人相處時便祇有互相憤恨和悲怨，彼此絕對無法得到了解，也不想去求得了解。

但是上一代的人不能永遠佔據現實的世界，頑固的掙扎把持也應該有個限度。屠格涅夫自己是屬於上一代人的，他了解自己的責任，更了解自己同代人的責任，他明白世界在不斷地變動，自己跟不上時代便應該退開讓別人前進，更應該給青年以機會讓青年人上進，上一代人的責任在創造一個美好的世界。

給下一代，最少也應留下製造一個美好世界的環境。

年長的人應該用自己的經驗去幫助年青的人，應該把自己所明白的去幫助年青的人解決迷惑，年長的人絕不能拿成年後的世故利害去支配和影響青年，絕不能用自己的胆怯軟弱去抑制青年人的勇敢，因自己的保守和落伍便忌妒青年的進步，用自己的世俗渲染後的心情去揣度年青人的純潔。

屠格涅夫充滿了傷感，當他看到同代人的昏庸腐朽。他也被感動，當他站在活力充溢的青年前面，因此，他告訴俄羅斯的青年：

「玩罷，樂罷，生長罷，年青的生命們！」

「未來是屬於你們的！你們底生活比較我們底容易；你們不會像我們一樣，被迫着在黑暗裏去尋找你們的道路，去掙扎，去跌倒了又爬起來。我們得痛苦地尋找那支持我們到底的力量——而我們中間多少人是失敗了呵！——可是你們却只要工作，祇要實行——像我這樣的老年人底祝福，是爲了你們的。可是，說到我，當我在這里過去了這樣的一天，經歷了這樣情感之後，無論什麼對我已經完結了，我祇有給你們作最後的訣別；并且，雖然有悲哀，却仍然并無嫉妒，并無一絲陰暗的情感。我，在死亡之前，在等着我的上帝之前，大聲說道：「歡迎呀！寂寞的老年！毀掉罷，無用的生命！」」

屠格涅夫是死去了，他自己卑視了自己的生命，但他在盡了最大的責任之後，把未來交給年青的一代，他希望那整個時代的困惑都將隨着寂寞老年的毀滅而明朗，那整個時代的不幸都將因無用的生命的終結而終結。

世界是屬於下一代的，但自己仍然有責任，我們不敢希望在年長者的身體里保持少年的心，如某些人所說的，不僅是困難，而且近乎無稽的。然而我們仍然希望一個長者能够永遠不失去「善良底信仰，意志底堅強，和活動的慾望」用這些去和年青的一代攜手，用這些協同年青人創造一個美好的世界。

一個能永遠保持着「善良底信仰，意志底堅強和活動底慾望」的長者，一定會承認青年們才是真正

的歷史推動者，儘管在心情上不能和他們協調，然而，在思想上却是不能不和他們諧鳴的，儘管惆悵於自己的青春已經失去，却不能就停止自己的進展。這就是屠格涅夫的希望。這就是屠格涅夫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前後的呼籲和貢獻。在他的希望和呼籲的五六十年後，俄羅斯的上一代人終於被迫解除了那許多因昏庸頑固虛偽講利害世故所造成的罪行，俄羅斯的青年接受了屠格涅夫的指示果眞創造了一個新的屬於自己的世界，六十年代所描寫的兩代之間的衝突大致消除。

於今，距離「父與子」的時代已經將近百年，屠格涅夫所憎恨的情景又重新出現，不出現在他的故鄉，却出現在他不曾到過的地方。

其實，我們不該說是出現，因為這情景早已存在，它只是在最近得到一個機會特別表現得明朗，特別使我們感到它的可怕。

將近一百年前屠格涅夫所指出的：年青人的豪爽，眞實，誠懇，熱情，積極和有理想，恰巧同上代人的虛偽，世故，冷淡，頑固，消極和講利害針鋒相對的現象完全在我們的身旁重演，而且由於時代的不同，矛盾更爲加大；除去對進步有嫉妬，對青年的純潔有揣度之外，更滲入許多可怕的誤會和陰謀。

在人性 and 正義之外，又憑空渲染些政治的成見。

青年人正在爲祖國的進步而呼號，爲了追求一個崇高的理想，他們有的已犧牲了生命，年青的生命不能對自己的世界麻木消沉或放任。

年長的人們所不應該有的表現都已表演！經驗用來恐嚇青年，迷惑更增加其迷惑，把自己的思想當作下一代的思想，用自己的顧忌壓抑青年人的希望，用自己的世故利害想去支配青年，把直率當作無理眞理，而且要緊拉住正在轉變的歷史。

這都是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的事實，兩代之間的鴻溝竟如此之遼闊！

歷史既已重演，似乎不能避免，人類多少年來一切智慧的結晶，都無法挽救這重複的浩劫。傳授智慧的人也不能親身實踐，而且在有意或無意的還要申演悲劇的主角。

人類的進步又不知將停頓多少年代！我們除了警惕，怎能不感到悲傷！

「暴民政治」及其他

一、「暴民政治」

有一位法律專家在學生們決定罷課的時間，跑進他們的辦事室，逼迫辦事人員走開，說是要上課，當學生們並不馬上走開時，他罵道：「你們這是暴民政治！」

還有一位法律專家却以為學生們的罷課組織是不合法的。

不合法而欲罷課並且反對內戰，這自然是「暴民」了。但法律專家們當然也知道這「法」是並非為「暴民」而定的，也許專家們倒是製造這些「法」的工程師。但「暴民」並未登基，却已經有了「暴民政治」，在邏輯上，實在是頗成問題的。

奇怪的是馬上就有一「流書」了。說是這樣的教授要帶了學生（當然是暴民以外的）來上課，如果辦事人員不讓出，便要由那些非暴民的學生串演一齣毆打教授的滑稽戲，教授被打，就可證明學生們確是「暴民」。

當然，在別的教授們正在設法調停時，如果就以「六十二教授辭職」來「暴力」一下，雖不見得不合法，却終究有些不合情理的。如果先來演一幕苦肉計，證實學生們都是些「暴民」，然後請幾挺機關槍來掃射就很「合法」了。

法律專家的計劃是很周到的。

二、尊師

這幾年來「師道」之淪亡，原是早已有人歎息過的，但我不了解的是為什麼「師道」會淪亡呢？在我，一聽到「教授」這兩個字便肅然起敬的。

雖然在敬佩之餘，我總怕他們忘不了戰前那種「一輛包車，一幢洋房，兩個老媽子；在書房裏打一個電話，便可以叫書店送來一大堆書」的優裕生活，我也知道有人爲了多一筆收入替××日報寫些欺蒙人民、污蔑人民的社論，但我以爲那是人性之常，優裕的生活誰不憧憬呢？

抗戰勝利了，這一番絕妙的接收以及跟着而來的屠殺是教授們看在眼里裏的。但教授們似乎太憧憬他們的榮景了，於是：共產黨破壞鐵路，可惡，沒有飛機坐，可惡，但有人反對內戰，却被認爲是受共產黨利用的。

不過在最近一次的試驗中，我以爲「師道」不但無從去尊崇，而且實在應當在剷除之列的。開會時，聲嘶力竭，鼓掌，喝詞采，原是中西一理，並且學生們也在應用，教授們不能讓學生「專利」的，但以結果小便表示對反對者之嫌惡，或者得意之餘，把一個學生代表侮辱一頓，作爲餘興，這却是我們的教授獨創的。

我倒不爲這些教授們的「普道」將「孤」而憂慮，我在這裏慶幸：我們這一輩要比前一輩強，我們不但不去死死追隨這些「師道」，並且要給他們一面鏡子，看看這是一批什麼東西！

三、專家

專家在中國是受人尊敬的，小民們把他視爲萬能，不但去請教其「所專」，而且去請教其「所不專」。在外國也許有同樣的例子，例如新聞記者常常去問愛因斯坦人類和平的前途看法怎樣之類。但中國的專家還進一步，即不等人們去問其所「不專」，而他却以其「專家」身份去發表其「所不專」了。

我以爲一個祇配教普通物理的人去大講其「原子彈之原理」之類倒還情有可原，因爲原子彈至少還屬於物理學的範圍。但一個學物理的人說什麼「我看了許多外國雜誌說聯合政府不好，所以中國還是「要一黨專政」之類，就未免缺少常識了。至於有一位地理專家說什麼「延安才有反內戰自由」，我們除了已經佩服其古色古香的地理學以外，這次還認識他是一個屠殺人民的幫凶！

（轉載文藝新報）

我們要反省

曹日昌

尊師運動中一個教師的話

中小學教師我都做過，現在濼宇大學教席，也已三四年了。常感到的是工作越來越有意義，日子越過越窮，至於被人「尊重」與否，却從不顧及。近來政府，社會，屢次發起尊師運動，本屆省參議會且擬定具體辦法，各報均以尊師為題發表專論，聞之真是一欣喜莫名，深願一說自己的想法。

「尊師」似乎可從兩方面看：一是就社會看，社會是否尊重人師；一是就學生看，學生是否敬愛其師。

從社會上看，許多人說：尊師是我國幾千年來倫理上的優秀傳統，證據很多：如我國的第一個教師，孔子，被稱為「萬世師表」，尊為「至聖」。鄉村人民，把「師」供到神位上，與「天地君親」並列。誠然！這是一方面。但似乎也該看看另一方面。孔子之被尊，始自漢代，而漢代的開國皇帝，劉邦，原是「溺儒冠」的人，後來感到馬上得的天下，不能馬上治理，才尊起孔子來。此中用意，已大可尋味，以後歷代的尊孔，不過步漢高的後塵罷了！

萬世師表的被尊如此，至於那些日常從事教學工作的教師呢？一個故事表現得最深刻：一位家庭教師回家，天雨，主人命長工持傘送之，途中教師詩興大發，吟曰「山前山後雨濛濛」。下句苦索不得，長工應曰：「長工打傘送長工」。教師甚怒。及返，與東家僮僕談及此事，一奶媽曰：「長工豈能與先生相比，我等才是一流。」這自然是稗官小言，但誰能否認牠反映了一部分的現實？如果我們不以表面的現象為滿足，應當承認，在舊日的社會中，聘請教師的人，除了為要使教師盡力教學，以期「教子

成名」，不得不表示相當的「客氣」外，真正的「尊」師，是談不到的。自然也有些鴻儒大師爲人尊敬的感人的故事，如漢末的流賊相約不犯孫期里，黃巾見鄭玄皆拜，是孫鄭另有感人之處，非僅因其爲人師也。

真正尊師的只有學生。

誠然，自民元以來，時有學潮，學生驅逐甚至毆打教師的事，亦屢見不鮮。但我們應當承認，那些被學生驅逐毆打的教師，絕大多數的是不稱職的教師，不配作人師的教師，我在學生時代曾經參與驅逐教師的活動，今天做教師也還堅持：學生應有「擇師」的權利！今天處處都在高呼民主，師生關係也應該「民主化」。即使選任教師之權，不能操之學生，「罷免」教師，也應當完全由學生作主，決定一個教師的繼聘升降的應當不是教育主管機關，校長與教務主任，應當是學生。只有學生對於教師的能力學識品格道德，才知道得最詳細，最真切。

如果說我國有尊師的優良傳統，這個傳統是在學生身上保持的。我從前做學生，現在做教師，深深知道，教師只要有一藝之長，就無不爲學生敬重的，近來常和我任職的大中學的學生談，知道有幾位同事，在思想品德上實在不足爲青年表率，就是在他們担任的學程上，也無多可取的意見，只是在授課時能給學生一些事實材料，學生就已對之至爲推崇了。至於那些在學識思想各方面都能領導學生的，學生尊崇愛戴的那種真摯熱烈，實非局外人所能想像的！

一個人從事一種職業應當基於個人的興趣與意志，不必顧及受人尊否，一個醫生，一個演員，一個車夫，根據興趣意志或環境的壓迫，選定了他的職業，從不計較受人尊敬與否，做教師的爲什麼單要求社會尊師呢？

如果我們能够領導學生，自爲學生尊重；如不爲學生尊重應當「反求諸己」。領導學生是我們的天職。

如果我們能領導社會，亦自爲社會所尊重，社會所尊重的是我們能力學識品格道德；不是我們得幾教師的聘書，佔據過講台。

我們的優秀同業，蔡元培，魯迅，以及近來較少人提起的吳檢齋，那個不是生前死後，都被人尊崇備至？他們也是處在「師道凌夷」的時代呀！這是在社會提倡尊師聲中，我們所應深思的！

（三十三年六月二日雲南日報）

結語

在一個轉變的不斷向前進步的時代裏，總難免會發生一種悲劇，那便是前一代人和後一代人之間的不能諒解和衝突。這在家庭裏便是父與子之間的衝突，在學校裏便是師長與學生之間的衝突。這些衝突對立是普遍地發生於各個社會，家庭和學校。我們在本書所介紹的不過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許多同樣的悲劇之中的一個。不過因爲在這裏發生衝突的兩代人，不僅是因爲他們遺活在我們這個社會裏，並且因爲這兩代人勢力的消長，對於我們這個社會進化的方向起着決定的作用；如果說這二三十年時間是中國命運的轉捩點，那末在這二三十年內成爲中國社會的主角的就是這兩代人所代表的兩股不同的力量。

• 因此在介紹了上面的文字之後，我們還想作一個簡單的分析：

這衝突發生在西南聯大。幾年來聯大所得到外界的毀譽我們不必提及，只要一個曾經在聯大生活過的人總會知道過去一向聯大師生之間的感情，至少就表面上看是相當融洽的；簡單的說來這是因爲大家共同遵守着一個信念：學術是自由的。因爲雙方的衝突不同沒有在一個具體的事情上爆發的機會，因此相互的對立至多表現在爲數不多的出於善意的批評，多半是出現在學生壁報上對某位教授的批評而已。

然而由「一二一」運動所引起的一連串事件，却把這種對立——由於兩代人間不同的生活經驗所造成的對事情的不同看法因而引起的衝突完全暴露了。

首先我們說這種對立的原因是由於兩代人各有不同的生活經驗。教授們（自然必須申明，某些為數不多的別有用意的黨團份子在此地不初有所論列；我們指大多數原來「無所謂」的教授，就因為他們有意無意地受那些黨團教授的操縱利用，造成了這個悲劇。）大多是四五十歲的人了，我們可以想像在二三十年之前能够讀得起書出得起洋的，一定是書香名門，大官巨賈的子弟，他們從讀書到出洋回國當教授，生活沒有了不起的困苦；加上他們所讀的書都是前一個時代的，與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有相當距離，特別是那些書的內容與在我們這個社會裏最大多數的人的生活是不關痛癢的。他們多半是自稱為自由主義者的，他們所說的「自由」的確切的意義，不過是這樣一個概念：各個人不受其他人的束縛；如果你要問他：在現在的社會制度之下有些人確是不可能得到自由，特別是在經濟生活上不能有避免被剝削的自由的可能，那又怎麼辦？對於這問題我們的教授先生們是不能也不敢回答的。他們不能回答，因為他們們住自己的眼睛不看這些事實，如果他們看見了，他們也不敢回答，因為他們的書本子上沒有這一套。而在學生這一方面，大半是在抗戰中長大的，十幾歲時就失去了家庭的溫暖，七八年的流浪生活，體驗了許多艱難困苦，也接觸了不少的人與事。看問題的出發點不同了，對於問題更要求深究。教授們不敢回答的問題，他們敢答而且要回答，不僅回答問題還要用行動來解決問題。

這就是說，教授們是保守的，到某一個限度時他們停留住了，不肯再進前一步；然而學生却不肯停留，偏要進這一步。舉一個明顯的例子：對於「一二一」慘案，教授和學生同樣有抗議。然而教授的抗議只抗議舉行本身，在他們看來，只要不射擊學校，不屠殺學生便無須抗議；反之舉行業已發生，只要當局作了某種補救的措施，他們也可以認為已經滿足。而學生則要更進一步的指出發生這種暴行的根源，要反對腐敗的政治，爲了使得以後不會再發生同樣的事情。這不是比教授們更進了很大的一步？並且

是必須進的一步！

不得不無限感慨的指出，教授們不僅是生活不同，對事情的看法不同，並且因為他們是有身家，也有地位，也就是這些造成了他們的「苦衷多」，「顧慮多」，該說話的時候不得不留下一句，該走路的時候不得不走一步。同時這種生活態度又反轉來影響他們對於事情的看法。無疑的他們都是在一個問題上的專家，可是一離開他的本行，我們往往發現他們對事情的看法並不清楚或深刻。關於東北問題的意見便是如此。

讓我們總說一句：時代是前進的。正因為時代的前進使得後一代人常常不滿於前一一代人的「迂緩」，而前一代人又會詫異於後一代人的「激進」。如果要在這裏面追問一下誰是誰非，我們想：既然不能叫時代倒退，那當然不能叫前進的去追從落後的，只能要落後的向前進的看齊。我們知道教授們都是以得到現代的知識自許的，那末總該不會以停在某一點上為滿足，而有望於迎頭趕上以消滅這兩代間的對立。這也就是我們編印這本小書時所誠意希望的。

三十五年四月五日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9 7715B

· 封面本刻 ·

駢 明

學生出版社發行
社址：西南聯大

一九四六年五月
一日 初版（昆）

\$ 3 0 0